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十

豫章　[illegible]
弟　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尚揚父校

馭夷篇上

三代馭夷

葢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內、生靈少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寓形天地、禀氣陰陽、愚智本于自然、剛柔繫于水土、

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州為紀五岳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嵎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恒稟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牣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慾不同至于貪而無厭很而好亂強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唐虞而上則有山戎獫狁葷粥其猾夏也帝以命士象五刑惟明而不竄之于兵後三危既宅三苗丕敘終列夷狄于荒服曰蠻曰流其謂之荒言其往來荒忽無常不足以

中國之治治也至咎牧而言蠻夷率服一歸諸惇德食時爲征三苗苗民逆命益贊以滿損謙益惟文德之爲務卒之干羽舞于兩階而有苗格其矢謨來王亦惟曰無怠無荒巳焉是其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靈而在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爲萬世之宏謨益昭然矣在商高宗命說作相進言于王曰惟甲冑起戎言戎所自起者微曰惟干戈省厥躬言躬之自省者厚至其後伐鬼方三年乃克中國憊焉則知微危之幾近反

之勢所係顧不重耶蓋北狄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驢驘駃騠騊駼驒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

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
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棄稷弗務圉不窋失
官竄居戎狄之閒邑于豳後古公亶父之時戎狄數
內侵亶父亡走于岐下豳人從之作邑居焉其後百
有餘歲文王爲西伯專征伐畎夷十有餘年武王伐
紂都于豐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
服當其時通道于九夷八蠻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
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而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
獸不畜于國是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

物職用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而西旅底貢厥獒太保即鰓鰓然作旅獒以戒之其尸慮不深且遠乎及周公居攝之三年越裳氏重譯來獻其白雉王問何以來其使曰吾受命國之黄耇曰天無烈風海不揚波者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竟郤弗受而至其職方氏大行人之所以待之者又不以不在內地而盡之度外也懷方氏掌來四方之民致方貢遠物而送逆之則是待

夷狄之民猶吾民也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傳王言而論說以和親之則是待夷狄之使猶中國使也不特此也旄人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燕享則和而歌之是以夷狄之樂舞與中國之樂舞並陳于祭祀燕享之時矣司隸帥四方之隸使服其服執其兵以衛于王宮是以夷狄之兵衛與王宮之兵衛並列于朝廷宮廷之內矣夫遠民之來附宜有送迎之官遠使之至附宜有傳諭之官若夫歌舞混雜于燕享豈能無耳目之眩兵服混處于宿衛豈能無

朋被于虞益王者洽四夷以爲和作夷樂以燕享所以説遠人天子合四夷以爲守師夷兵而守衛所以柔遠人古人雖曰内華而外夷貴中國而賤夷狄然其所以待之之心未嘗不厚此夷狄所以懷德慕義而莫敢不來王歟雖然方氏之來遠人其貢物則曰致致者聽其貢物之自至也象胥之論夷狄其和親則以言言者欲其志慮之相孚也豈至如後遣使與師求珍異于絕域和親通幣耗國藏于窮荒也哉迨穆王之世天子或十嵬御禱祠征伐之事將征犬戎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修其德而後其生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
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
○至式于商政、是先王非武務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
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
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
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
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
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
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

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于德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其後厲王暴而流于彘宣王中興克詰張皇以復文武之竟士而治象勃然興焉當是時北狄尤劇內

迫于王畿故其詩曰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涇陽王畿地也王以命吉甫六月盛夏不得已而興師其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然其于戎狄譬則蚉蝱乎驅之而已不求其功故其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時蠻荆亦比煽而動王以命方叔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言北狄克而蠻荆震疊不戰而克之也至淮夷之叛王以命召虎征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故修攘畢而國勢盛號中興焉其後幽

王用褒姒愛故欲殺太子成伯服太子奔申王伐申申侯與犬戎共伐王王崩于驪平王因遁狄難避而東徙居洛周勢遂衰王師敗績于茅戎狄再伐王而魯隱公伐戎于潛及戎盟于唐春秋傷之鄭莊公將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桓公之霸山戎伐燕燕告

惡于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狄人入衛、桓公救衛、城楚丘、衛遷于楚丘、狄又戍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城夷儀焉、其後遂據楚楚子受盟、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襄王出奔于鄭之氾邑、初襄王十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

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

辰復諫曰不可夫狄無列于王室封豕豺狼不可厭也王弗聽巳而狄后通于子帶王替后狄人來誅逐襄王而立子帶爲王于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旣居外四年迺使使告急于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迺興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雒邑當是時秦晉爲强國晉文攘戎翟居于西河圁洛之閒號曰赤翟白翟而秦穆公得繇余西戎八國服於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狄獂之戎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

種類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至晉悼公時魏絳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携二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

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戎翟朝晉後會諸侯于向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繇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

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克、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

亦無費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景王時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

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
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
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
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
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
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
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
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
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晉頃公將中行穆子敗無

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嗚呼春秋之世戎狄俱為中國患然戎輕而狄重戎之類有山戎姜戎陰戎而獨名戎者為最強狄之類有赤狄長狄而獨名狄者亦最強狄北諸戎性猶桿鷙戎雖侵暴中國其強易弱狄人敢于滅國當

齊桓之世、與聞中國之政、不但伐暴而已也、然嘗攷之經、狄之患、莫甚于衛文之春秋、爽齊之初伯、嘗謀邢衛之難、自是數十年間、嘗疆狄于不問、晉之盛時、不過敗狄于箕之一役、未幾一二世以後、乃累治狄而不置、何耶、縱狄若齊桓之苟誅、而無損于伯業之盛、治狄號晉人之雋功、而適足以見伯業之衰、亦可以考其故歟、蓋齊有攘戎之功、晉有攻戎之罪、不可不察也、自隱桓以來、狙于東遷之釁、恣睢跳甚焉、楚丘之變、凡伯爲跳使曹之禍、赤子以歸、是非細故小

變矣然皆齊桓之未興與齊伯之未定也盟會以後桓公始大振治戎之旅向者我之盟會相尋凡以戎故燕之職貢不至亦凡以戎故自桓公過黎以謀之而黎患息偕許以伐之而燕艱卹是戎之禍非齊實聚之哉晉則自惠之世實誘戎以為猶肉之助戎常事晉以為不侵叛之臣故其勢不得不至于陸渾與時徐吾之役瑕嘉亦既平戎于周矣而蠢蠢之衆猶得挾救垂之態以敗王師向之會范宣子嘗欲退駒支于盟矣而叢叢之辭終得援惠襄之舊以為晉

賜戎之張誰實啓之且齊自桓公數年經營之以免邢衛于難也會稽以來荆患方張鄭志未固方將并謀邢力改北轅而南向以圖治荆之功召陵聽命諸侯已勤矣是猶門戶之寇旣悉力以去之藩籬之侮苟幸其不至于爲患盍亦少安焉以息吾室內之人此齊桓之謀國能量其力之所可爲管仲之相君能度其德之所能舉故縱狄不問而卒無損于伯業之盛晉自景厲君臣不相德以爲鄢之敗迄平丘以降諸侯離貳伯業大去于是含垢隱恥閉南關而北出

以訴治狄之忿狄雖大創而晉之威重亦隳矣是猶身獲逾盜閉戶以避之旅其不以力稱乃逞虐于斯役爲士者笑之此皆伯宗荀伯之謀欲以文其喪弱之垢韓范諸人之事欲以行其厚自封植之謀故治狄不置適以見伯業之衰夫務近效而圖大體故雖縱狄而不足以爲懦暇大耻以求微功故雖治狄而不足以爲武齊晉之故不可爲萬世鑒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

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
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于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
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
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
于甘泉遂起兵滅義渠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
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十九年北略中山之地至
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王葬之上召樓緩
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釜之
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

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忘社稷柰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請授胡服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于胡當是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于匈奴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時東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于是匈奴得寬復稍

度河南與中國隔于故塞

西漢馭夷

楚漢之戰久相持未決匈奴得以其間盡服從漠北戎而冒頓遂殺其父頭曼自立爲單于破滅東胡王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悉復秦所奪匈奴地至强大南于中國爲敵國于是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都督當戶之屬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郡雲中漢七年韓王信叛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越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

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墮指者十二三于
是冒頓詐敗走誘漢兵漢兵擊逐冒頓冒頓匿其精
兵見其羸弱帝使使覘之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
擊狀帝復遣齊人婁敬往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
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
奇兵以爭利臣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帝意銳甚
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乃敢妄言沮吾軍械繫
敬廣武遂以銳師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
四十萬騎圍帝于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

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爲居閒說冒頓令解圍
缺角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
軍合帝遂還軍斬前使十輩而封敬爲建信侯于是敬
復說帝曰天下初定吏士罷于兵冒頓强竊以爲今
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爲威又未可以
仁義說也陛下獨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
閼氏生子必以爲太子陛下歲時以漢所餘彼所鮮
者數問遺之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
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外父抗禮哉可

無戰以漸臣也于是遣敬往結和親約冒頓乃少止高帝崩孝惠呂后時匈奴益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爲媟言高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于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于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太后默然遂罷議復與匈奴和親孝文帝初立將軍陳武等請及士民樂用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

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
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
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
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
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
今縱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
爲功多矣且無議軍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
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詔丞相嬰發車騎八萬五
千詣高奴擊之右賢王走出塞明年單于遺漢書言

和親報德許復遣宗室女爲公主遣中行說送之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于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于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

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

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

民急則不習戰綏則罷于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寬遂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遂至于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于是文帝怒欲自將擊胡皇太后固要乃止而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

薊至長安旁以備胡單于解去時賈誼疏曰天下之勢方倒懸顛陛下少省之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懸之勢也天下倒懸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特倒懸而已也又類躄且病痱夫躄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為上流東為下流故隴西為上東海為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饟至

蘇矣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臥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于爲信威賢德甚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陛下肯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國乘其歲而富強匈奴伏其辜而殘亡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嚴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俛視中國遠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思智男女

皆曰皇帝果大聖也恐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所至莫不率服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待何時也臣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萬計此三十萬餘戶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乃敢歲言侵盜虐欲亢禮妨害帝[illegible]非道也陛下何不能爲此立一官置吏以主匈奴雖以千石

屈之可也令中國已理匈奴日危將必以匈奴之衆為漢臣人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使邊衛月氏灌窳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戍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矣不然不大與不已勞矣走急數十萬之衆積于此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隨事而重困則難為工矣誠能為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帝不能用後二年匈奴復約和親帝使使報書久之匈奴軍臣單于復大

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于是漢使三將軍燕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守備胡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棘門灞上而胡騎入代句注烽火通于甘泉長安數月乃罷時晁錯上言曰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産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兹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

調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艸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

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聲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

過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

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克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

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弩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奏上帝嘉之賜錯璽書寵答焉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而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太行王恢言匈奴和親信邊可誘以

利伏兵襲擊必破之帝召公卿與議恢乃言曰全代之時北有强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盗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竊爲擊之便御史大夫韓安國曰不然高皇帝嘗圍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于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乃遣劉敬

[illegible]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霜雪沐霧露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利不

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强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埶不相權也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鳳鳥乘于風聖人因于時秦繆都雍地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數千里以河為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

飲馬于河置逢隧然後敢收馬夫匈奴獨可威服不可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强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有暮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

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人之利也臣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法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陰使使聶壹奸闌出物與單于交且曰吾能

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大喜將十萬騎穿塞入武州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單于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無人牧怪之乃攻亭得雁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此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還曰吾得尉史天也封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止而王恢將軍出代擊胡輜重見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為國辱斬恢

○○○○○○○○○○○○○○○○○

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邊而漢

亦歲遣將軍分道擊胡矣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僂煩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虜數千于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時翕侯趙信者故胡小王也降漢得侯以從大將軍擊胡敗復降單于單于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無近塞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單于從之其後伊稚斜單于立數入寇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

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虜八千餘級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单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于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西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于是天子與諸

將議以爲翕侯教匈奴絕幕而北者獨以爲漢兵憚陵遠終不能至也令大發兵四出乗不意掩之勢必得所欲乃發負粟馬十萬騎私從馬十四萬疋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遂其輜重以精兵待于幕北與大將軍接戰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去病之出代二千餘

里與左賢王接戰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大將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萬餘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於是漢久不北擊胡後數歲滅兩越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既而使郭吉諷告單于曰南越王

頭已懸于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漢何但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語卒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于漢邊數使使好言甘辭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貊朝鮮以爲郡而西至酒泉郡以隔絶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然漢使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輒留漢使

必得當乃止。久之漢使北地王烏如匈奴匈奴復驕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臨菑人主父偃上書諫曰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

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

民父母也雕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于東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饟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于邊聞

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帝不聽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于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

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弗聽。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朐。四

年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議擊之會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于漢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為謬詞詒說中國于是天子喜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㐲武等頓辱之非漢所望也會騎都尉李陵將部兵五千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而後六年孤鹿姑單于立復侵盜上

谷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于是漢遣貳師將軍七
萬人出五原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潰散
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
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軍大亂敗貳師降單
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自
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及士卒數萬人不復能出
兵而前此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殰極罷
益厭苦兵矣昭帝始元時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
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于是漢欲和親而恐漢

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遣漢使愈厚欲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及宣帝時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于是匈奴遂衰耗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

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无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茲欲鄉和而邊境少事矣會又五单于爭立國大亂議者皆言匈奴壞亂可擊滅丞相魏相上書曰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患恐災害之變因此以作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

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無何呼韓邪單于引衆南近塞遣子入侍議者多言匈奴壞亂可滅也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

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帝從其議遣兵護呼韓邪單于定其國而

呼韓邪求入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匈奴單于奉賀其禮宜加諸侯王位次在下

蕭望之時左遷少府上議言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

中國讓而不臣此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去來荒忽無常也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于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貊福祚流于亡窮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令匈奴单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单于位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旣至詔所以慰籍宴賜之甚厚元帝即位呼韓邪益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給焉郅支单于始與呼韓邪爭立聞呼韓邪遣質子亦遣

子入侍聞呼韓身入朝稱臣則以爲是破滅終不能自還遂西破呼偈堅昆丁令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不助已則遣使貢獻求侍子議遣谷吉送還之不知郅支意猶欲得侍子且附漢也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言春秋之義外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堅請行右將軍馮奉世亦以爲可遣帝乃許吉既至而郅支得侍子大悖鶩殺谷吉等奔康居康居以女妻郅支欲以其威脅從諸旁近國而郅

支頗据驕也遂殺康居王及王女國貴人及人民數百投都賴水中諸旁近國率慴服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狀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于是西域副都護陳湯與都護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異大種其天性也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之間不數年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雖所在絕遠然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驅從烏孫

衆兵直指其城下彼士卒則無之守不足自保此千載之功也雖延壽亦以爲然然欲上書得請乃後行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必不從延壽猶豫不聽會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益置楊威白虎合騎三校漢胡兵四萬餘人疏自劾矯制陳兵狀即日引軍分道行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大宛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寇畧大昆彌遠頗盜漢輜重湯縱胡兵擊破之得所畧民

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給軍食入康居東界呼其貴
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盟飲遣去徑引行至城三
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
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天子哀閔單
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
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湯延
壽因讓之曰我見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
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
遠人畜罷極食用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

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頼水上。離城三里止營。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指撝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鬭來。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前薄城下。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發薪燒城外重木城。闗守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走疑康居怨己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計不能久攻。乃發甲登樓。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勁弓射漢人。漢射中

單于與諸大夫頗死夜過半木城穿卻入土城乘城
呼平明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于是延
壽湯上疏曰郅支單于叛逆慘毒行于民大惡通于
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
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及名王以下宜縣頭
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下
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及名王
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
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

會侯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
十月埋之有詔將軍議是是時呼韓邪單于聞郅支
被誅且喜且懼復入朝願壻漢以自親元帝以後宮
良家子王嬙賜焉單于驩喜上書願保上谷以西至敦
煌塞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休天子人民郎中
侯應諫以為不可許天子使車騎將軍諭單于曰單
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鄉慕禮
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
梁障塞非獨以備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為

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爲單于慚其不能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散諭意單于謝曰臣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人臣告語甚厚無何呼韓邪死復株絫若鞮單于立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朔既罷而伊邪莫演自言我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爲北藩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

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則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或設爲反間欲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招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對奏天子遣中郎將王舜往問狀毋受降伊莫邪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官位如故成帝時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

敦煌兵以自救百僚議數日不能決大將軍鳳言前
關內侯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召問帝召見宣室湯
前將擊郅支時中寒疾臂不能詘申入見有詔毋拜
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才通明小臣
罷癃不足以策大事帝曰國家有急君毋讓湯對曰
如臣愚以爲此必可無憂也帝曰何言之湯曰夫胡
兵五而當漢兵一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
兵法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人衆不足以
當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

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兵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帝曰奈何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嘗謂中國與夷狄迭為盛衰亦猶陰陽之消長也未有中國盛而夷狄不衰者如唐虞三代之時是也亦未有夷狄盛而中國不衰者如春秋東晉五代之時是也嗟其為治者強其在我以弱其在彼者而已矣不必虛內務

外以治戎狄爲先但自治其中國使中國盛而夷狄自衰乃漢武不知此而好大喜功勤兵于遠聽張騫王恢之誕計任衛青霍去病以深入蘇武幾不得脫于匈奴李陵終不免于異類久而邊備告乏府庫屢空則任用聚斂之臣繼行慘酷之政外將無功而內將自潰民不堪命者有年矣賴宣帝興自民間知天下之疾苦信用知時務之霍光繼以遵守故事之魏相又承之以長厚之丙吉于是革苛政爲愷悌易暴亂爲昇平文學法理之士莫不各精其能夫然後

敎洋溢而四海畏威所謂夷狄不可放慎非孝宣專

于秉夷狄也強其在我而彼不得不弱故也雖然漢

自宣帝以前匈奴盛強而漢以治自宣帝以後匈奴

衰弱而漢以亂觀宣帝以前太史之所書曰某年匈

奴入雲中某年匈奴入上郡某年匈奴入朔方誠艱

難多事之時也觀宣帝以後太史之所書曰某年郅

支單于祠郊廟某年呼韓邪單于來朝改元某年單

于來朝赦天下誠太平無事之時也有艱難多事之

形而天下反治有太平無事之形而天下反亂獨何

歟多事則惧而修政無事則怠而佚豫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吾嘗謂漢祚之亡不在于元帝而在于宣帝不生于王莽之强而生于渭橋之弱焉彼匈奴自高帝以來桀驁不賓非祖宗之治常在宣帝也時其勢自强耳及宣帝之世款塞來王非宣帝之治過于祖宗也特其勢自弱耳初無一毫預于中國而宣帝所以爲功光祖宗張皇其事以震耀于後世元成以下習熟見聞遂以爲祖宗之所患者獨匈奴今匈奴既服則天下無多事矣遂盤樂怠傲以至于亡豈非宣

豈有以啓之耶善乎班史之言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于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二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尚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于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

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用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强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夫和親之論發于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所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才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于

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于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于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于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于長城而羽檄不行于

中國不亦便于天下乎蔡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當時而有闕于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闢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旣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弓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于民遠行

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于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纂位始開邊隙單于繇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于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

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于中國不爲叛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恐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

乃諸夏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而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塞路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

夷之常道也○

西域在匈奴西烏孫南而東乃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限葱嶺其南山出金城屬于長安終南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其君長世爲匈奴使漢武欲滅胡計通西域斷匈奴右臂募能使絕域者得張騫遣從使十數歲還報命具爲天子言大宛在匈奴西南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北康居其西大月氏西南大夏東北烏孫東則于寘扜

眾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誠得而以義
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德威徧于四海天
子欣然庶幾焉發間使四出通道出駹出冄出徙出
邛僰北閉氐筰南閉嶲昆明終莫能通居數年騫以
校尉從軍功封博望侯巳失侯因復說帝言單于新
困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遣公
主爲夫人妻之招使益東居故渾邪王地勢宜聽旣
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爲外臣于是遣
江都王女細君名公主妻烏孫王英後使者益習往

從吏卒亦各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以爲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欲往者毋問所從來備具遣之遂不能無侵盜及使失指輒復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而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後安息諸國時發使隨漢使來獻見天子益散財帛賞賜優厚饒給覽示漢富强傾駭之然西域國皆自以爲絕遠倨驕晏然未可以禮詘也終畏匈奴于漢其後天子聞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往請必得之宛終不

肯天子怒拜寵姬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數萬人往擊之是歲關東蝗大起西至敦煌軍既西過鹽水當道諸小國各城守不肯給軍食攻之不下下者乃得食不能下者多士皆饑疲自引還至敦煌士不過十一二上書言士卒不患戰而患饑天子怒使使者遮之玉門關曰軍敢入者斬乃赦囚徒才官益發惡少及邊騎六萬人五十餘較尉天下傳相奉以伐宛于是師行權從所至小國莫敢抗畢出食食軍平行至宛城攻圍之宛貴人

以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爲兵端也殺之以頭來于是出善馬恣所取得上善數十匹中牡牝三千餘匹以歸自是西域震懼諸所過小國卑遣子弟從軍入獻見奉宿衛而天子燕饗之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龍魚角觝之戲以觀之而廣利封海西侯賞賜士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後罷于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障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置使者校尉護焉宣帝時匈奴益弱不敢近西域漢置使號都護披莎車北胥鞬烏壘之地以爲屯諸外國有

勤郁都護察可安輯安之可擊擊之便宜行當是時莎車王弟呼屠徵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而自立揚言北道諸國皆已屬匈奴與諸郡歃血盟叛漢從鄯善以西國皆絕不復通而衛候馮奉世以送大宛客持節至聞之以爲不急擊勢益盛難制將且危西域也遂以節諭城郭諸國發其兵進擊大破之呼屠徵自殺立昆彌弟子爲莎車王而定事聞下公卿議封望之言奉世奉使有吉而擅矯制發兵雖有功不可爲後法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爲

國家生事漸不可長乃以爲光祿大夫元成間罽賓遣使獻見謝往罪漢遣使報送杜欽說將軍鳳曰凡中國所爲通厚蠻夷懕快其求者爲比壤能爲國患也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度越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以危城郭前其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云悔過而無親屬貴人以來奉獻者皆行賈賤人誠僞不可知而欲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也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

手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以自
贍國或貧小不能給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餓
餒山谷之間乞匄無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
不反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
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
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峥嶸不測之深騎步相
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已
盡靡碎人或失墜勢不得復相收險阻危害不可勝
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而不求外今遣使者

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計也然使者業巳受節矣故可至皮山而還于是鳳白從欽言時康居侍子爲驕嫚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亦非以失二國也今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内相輸遺交通加故亦相伺候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矣而康居驕黠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

下。王及貴人先欲食巳乃飲所都護吏故爲無所省
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殆其市買爲姦
辭以姦利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
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迄可少休朝議爲其新通
又重致遠人終羈縻未絕焉
西羌本出三苗舜徙之三危地在河關之西濱于賜
支至于河首綿地且千里賜支析支也南接蜀漢徼
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宣帝時遣光祿大夫
義渠安國行諸羌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

不田處爲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爲不可許不聽後因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遂與諸羌種豪解讐交質爲盟詛于是兩府復白遣安國往安國至召先零豪桀黠者至斬之而縱兵擊其種人于是諸羌恐怒無所信遂發兵反安國不能定引師還事聞時後將軍趙充國年七十餘老矣謀帥焉請自將許之充國既至部欲以威信降罕开解散虜謀徼極乃擊之時帝大發兵分屯各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請出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而充

國以爲必捐罕幵闇昧之過而先行先零之誅下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帝乃賜璽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保守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稾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阻險將軍士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

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一千六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便西並進雖不相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

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萬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旣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布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利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而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

攻不足者守有餘、又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开堅其約合其黨虜迫脅

諸小種附者者衆誅之用力且數倍臣恐國家憂繇累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也臣幸蒙厚恩父子俱在顯列臣位至上卿爵列侯犬馬之齒七十有六爲明詔塡溝壑死骨不朽亡所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卽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于是充國引兵誅先零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馬牛羊十餘萬罕羌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

賜書罷屯班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充國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卭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哉往者舉可先行零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

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萬斛耳義渠再使且
費其半失此二策故羌人爲逆毫釐千里是既然矣
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
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故以死守明主可爲忠言
復上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外
則福生于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日用糧
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
藁二千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大不解繇役不息又
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

定朝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
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
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
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
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
合田收以充入金城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
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
下裁許帝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
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

詐其便復發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于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叛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才

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帝復賜詔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大开小开意常恐并擊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勝算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

明令相捕斬之賞臣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

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精兵屯田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必且尾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且鬬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失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自罷獘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不虞之用

以濟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敕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

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亡他心不足以

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

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

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福也

臣幸得討不義久畱天誅罪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

誅令臣數得孰計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越之誅昧

死陳愚惟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

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

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
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帝
于是報充國許充國屯用又命破羌等出擊破羌降
斬四千人彊弩斬二千人卬降斬三千餘師還充國
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言破羌彊弩出擊多斬
獲虜以破壞將軍則見當歸功二將軍充國曰吾年
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
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
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質對帝甚善之元

帝時隴西羌反下延議議者言歲比不登京師四方
人苦饑而邊羌變宜先內憂右將軍馮奉世曰叛羌
近在境內不以時誅無以制遠臣願帥師討之帝問
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
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不料敵而與師師至
折傷再三發轉則曠日煩費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
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兵不犀利用四萬人一月食
足以決事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未可
多發兵發萬人屯守勢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

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備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矣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遣奉世將名將屯以行到隴西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寡之計願益兵三萬六千人書奏天子爲發兵六萬人遣奮武將軍助焉十月兵畢出至隴西十一月大破斬羌虜而平

至于南夷夜郎滇邛都皆椎結其西嶲昆明皆編髮隨畜移徙無常筰都冉駹白馬皆氐類皆巴蜀西南外夷也秦所置桂林南海象郡爲南粵所置閩中郡爲閩粵東甌郡爲東粵皆未入職貢所謂百粵者也秦二世時任囂爲南海尉以中國豪傑共叛秦天下無所定而南海僻遠可據而有也即被龍川令趙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移檄橫浦陽山谿關悉絕道自守併他盜兵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使陸賈往使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

陸生至佗魋結箕倨見陸生。生進說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且及身矣。且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皇帝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皇帝竟誅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誅王。天子憐百姓辛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

人冢夷滅族宗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佗蹶然起踞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與飲數月閒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政繇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何乃比于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詎不若漢顧大說陸生曰越中無

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厚賜歸報卒稱臣奉約高后時佗僭號發兵攻長沙邊文帝既鎮撫天下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冢歲時祀召其從昆弟官寵之詔丞可使粵者相平言陸賈先帝時習使粵可遣乃召賈爲太守大夫謁者一人爲副遣之賜佗書曰皇帝敬問南粵王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以問

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自王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賈至粵佗感德意下令國中去帝制黃屋左纛上書稱臣使人來朝請爲屬國至建元初天子屬武節以一

封疆而兩粤西南夷畢以次削平郡縣其地焉初閩越王無諸東海王搖以從番君滅秦無諸得王東野搖王東甌建元初閩越攻東甌東甌困使人上急告天子問太尉蚡蚡對曰越自秦時棄不屬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大夫莊助詰之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帝曰善太尉未足與計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

[illegible]助斬一司馬諭上意遂引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去東甌請舉國內徙處江淮之間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王胡使人上書言狀以待令天子爲遣兩將軍將兵討之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詔罷軍曰郢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立丑爲繇　而餘言威行于國立以爲東越王天子既誅郢使使諭意南越王南越王胡頓首謝死無以報德欲入見其大臣皆曰漢興兵誅郢亦以警南越先王昔有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而已要之不可怵好語

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于是胡稱病不入見遣太子嬰齊入侍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得請歸而王薨嬰齊立上書請立前爲侍子長安時所取邯鄲樛氏女爲后子興爲太子許之無何薨興立樛爲太后而太后未嫁時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于是使安國少季往風諭王太后王令入朝比內諸侯令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而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之王年少太后中國人私于使者願內屬相呂嘉相王三世年長矣居國

中甚重、越人信之、數諫王、王不聽、王太后置酒、欲介漢
使者權、即坐上誅嘉、使者不敢發、嘉下令中國曰、王
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欲內屬、亡顧趙氏社
稷為萬世慮之意、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盡殺漢
使者、立術陽侯建德為王、于是天子令粵人及江淮
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而東越王餘善上書請助
師、元鼎五年、拜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
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
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

或抵蒼梧破平之建德嘉爲受誅當是時東越軍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肯前而陰使通南越持兩端事露乃遂反詔太師三道進討而越人殺餘善降處其民江淮間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畧巴黔中以西地遂至于滇池定之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君長之秦滅漢興皆棄之不問而關蜀獨巴蜀民或竊取莋馬僰童旄牛以爲饒武帝時天子既破東粤使番陽令唐蒙使南粤風諭之南粤食蒙蜀枸醬蒙推問所從來

曰道西北牂牁江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云蜀枸醬
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臨牂牁江南粵以財物役屬
之蒙乃說帝通夜郎道為置吏拜蒙郎中將將千人
食重萬餘人入夜郎諭威德約置吏夜郎貪漢繒帛
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聽蒙約還報以為犍為
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而是時蜀人司
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莋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
諭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時巴蜀四郡
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衆西

南夷又數反發兵擊定耗費亡功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還報言不便已弘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弘因言西南夷可且罷專力事朔方帝許罷西夷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道便近亡害于是天子乃遣使十餘輩出通道至滇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夜郎侯亦云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何若也及南粤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殺使者及犍爲太守反[illegible]

擊定之誅且蘭邛君殺莋侯以爲牂柯郡南粤已滅夜郎侯入朝以爲夜郎王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粤嶲郡莋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使使者風滇王入朝滇未肯聽擊滅其旁國勞深靡莫臨以兵滇王乃舉國降以首善赦弗誅以爲益州郡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最寵焉然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其民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至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

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王商詰問之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

在于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于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

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較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于前子鬭傷于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

爲使者是皆郡地泰大征伐不休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

與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于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奏上帝從之珠厓繇是罷此西漢四夷之大

界也

至王莽簒位怙漢富强欲夸耀四夷以立威德而遣將將萬騎多齎珍寶至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封意令携單于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得立遣左骨都及左賢王將兵入雲中塞大殺畧吏民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以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轉委輸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十道並出追匈奴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

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正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用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于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

是爲辦餉令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備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

四將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也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轉兵穀天下騷動胡未克而新亡

劉貺論曰嚴尤之議辨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推而為言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

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其判也不爲之
勞師其降也不爲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
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有殪戎之勳俾其
欲爲寇而不能無望來而不得斯禦戎之上策
禁暴之良算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人之道也
軏故曰周得上策秦得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
長城修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之上多古長
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
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則長城

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下盖理城塹城全國滅
亡歸咎爲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修或築無代
無之後魏時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往
烽燧未邊閉牛羊不暇收雷擊至于近郊雲飛
出于塞表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人築一步千
里之城役三十萬人不有旬朔之勞而獲久長
之逸始皇斥中國之戍出諸塞表匈奴不敢南
向而牧馬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賦故曰秦得
中策史稱劉敬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帝

欲遣魯元后泣諫曰帝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乎縣是遺宗女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敖之后也人告趙王反呂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高祖曰使張敖有天下豈少一女乎高祖寄魯元不能止趙王之誅而謂能息匈奴之叛邪假有欲遣之情匪誠言耳豈冒頓手刃頭曼躬射其母而葬其不與外祖爭彊豈不惑哉然則高祖之和親不能久安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荷紓歲月之禍以息兆人之勤耳而天姿

齡達不矜智能內斷衆莫之識武帝時中國康
寧胡寇益鮮疎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
夏連兵積年嚴尤以爲下策可矣而漢之失策
非止用兵至于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審胡人
則覆亡居又畏逼收迹遠徙窮竄海隂朝廷不
遵宗周之故事乃襲秦春之過舉啓寵納侮傾
竭府藏給西北方無慮歲二億七千萬賞賜之
費倂送之勞尚不甘焉帝室淑女嬪于穹廬被
庭異人降于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

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傳稱荒服者來王此皆稱其來不言當往也杞用夷禮經貶其爵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爲戎妻烝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之異于蠻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別也若乃位配天地職調陰陽不能革襲昧之性使漸習華及令婉治之姿毀節異類其爲垢辱可勝道哉漢之君常莫之恥東漢至晉馬招來羌狄內之塞垣資奉所費有踰于昔

百人之齒于口之長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者
相半于朝牧馬之童乘羊之隷齎毳毦之資遊
綾紈之利者相錯于路九州五服耒耨之所利
絲枲之所生方三千里植于三千里之中散于
數萬里之外人焉得不勞國焉得不貧胡羌咸
騎華夏日歷當其強也又竭人力以征之其服
也又如是以養之病則受養强則内攻嗚呼肆
圖爲羌胡服役且千載西莫之御可不大悲哉
爲政者誠能務其財以賞戍卒則[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其爵以餌守臣則我將艮矣富利歸于我危亡移于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此之不爲而棄同即異與頑用嚚以夷亂華以裔謀夏變上國之風俗汩中和之正氣旣故曰漢無策焉嚴尤深以古無上策者爲不能臣妾也聖王誠能之而不用耳稱秦氏無策者謂其攘夷而亡國也秦亡之咎非攘狄也稱漢氏得下策者謂代夷而人病人旣病矣又役人而秦之是無策也甿故曰嚴尤之議辨而未詳者也班固之論頗

究其情而日其來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未盡也何者禮讓以交君子不以接小人况于貪獸夷狄乎夫奇貨內來則華夏之情蕩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華夏情蕩出兵之源也戎羯心生侵盜之本也聖人唯此之慎不貴奇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所產不御豈唯贄幣不通哉至于飲食聲樂不與共之故夷狄來朝坐之門外使舌人體委以食之若食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獲其聲不列于

庭虞受其貢不過乎楛矢獸皮不爲贄幣不靡財貨利既小矣醜亦宜然漢氏習窮驕虜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甘大官之八珍六齊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絕之則減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是豕餓豺狠以良肉而縱其獵殘殺人求其淵源接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績而得毛韋詩負約則獲犬馬而喪士人許和親則毀禮義而順戎俗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曲漢武採之以

爲鼓吹東漢魏晉樂則胡笛箜篌御則胡牀食則羗炙貊炙器則蠻盤祠則胡天晉末胡遊居中夏豈無天道亦人事使之然也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無還衘以長戟臨以强弩非求勝之也衘之而已捐彼頑凶寘之度外譬諸虫豸方乎
虺蜴如是何禮讓之接何曲直之爭哉䚖故曰
班固之論詳而未盡

東漢馭夷附三國六朝

光武初載，彭寵反漁陽，單于與實藉之兵。盧芳反，擁立之，使入居五原。時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歸德侯颯使匈奴。單于亦使來報獻，而倨驕欲自比冒頓。時帝覇遇之，不深責也。其後匈奴歲數侵盜邊，會旱蝗，人畜多疫。于是臧宮、馬武請命將並塞出，而招高句驪、烏桓、鮮卑共擊之，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犄其右，如此虜不足滅也。方陛下聖武，何詎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帝手詔報曰：黃石公記

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遠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賊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恐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

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有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先是呼韓邪單于兄弟以次立至輿單于殺弟知牙師而立子是爲北單于而八部大夫共立兄子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大父嘗依漢得安故襲其號名款五原塞願扞北虜爲蕃臣是爲南單于北單于震怖爲却地千里而以其間時攻南單于南單于苦之于是詔單于徙居美稷中中郎將留屯西河擁護之歲發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冬屯夏罷以爲常二十七年北單于亦遣使請

武威求和親召公卿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見攻故陽歸義以傾之今未能出兵助南而交通北虜以疑其心臣恐南單于且將有異志而北虜降者不復來也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裘乞和親且請音樂又請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闕下下三府議司徒掾班彪奏議曰臣伏聞孝宣皇帝勑邊守尉言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失其數則易爲欺負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

故數乞和親又遠驅馬牛與漢合市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見富强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知爲懼愈甚今未獲助南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賜賞畧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帝從之單于北立九年而死遣使者齎璽書鎮慰自是以爲常永平中北匈奴數寇邊朝廷以爲憂而北使請合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爲寇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報命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懷嫌怨欲畔密因此使令遣兵

迎之衆出塞疑有異容伺之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防二虜交通于是始置度遼營設度遼將軍衆至北庭單于顧倨驕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衆閉不與水火衆拔刀欲自刎單于恐乃改館置殘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遂遣報使衆䟽言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離南單于之歡堅三十六國歸從之心也又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而懷土之人絕望中國也漢使到即偃蹇自若矣復遣報虜必自謂得計而南庭

動搖烏桓且有離心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一離德旋爲邊害可勝慮哉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陲雖勿報使必不爲患矣不從與在道復上書固爭追還繫廷尉元和初武威太守孟雲言北單于願稱臣復與吏合市詔聽慰納南單于開遣輕騎出上郡遮生口鈔牛馬驅以來守雲自請還南所掠生口以慰薦其意公卿持以爲不可太僕安以爲雲以大臣典邊不宜使墮信于戎狄帝從其議下詔曰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屈何病況今

與匈奴君臣之分，既定辭順約明，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勑度遼將軍倍顧南部所得生口還之北，其南部斬獲捕虜，自計功賞如常科。其後北單于兄弟爭立，國離散。南單于請發國中及從諸部兵并力滅胡，得北歸。時竇太后臨朝，欲從之。尚書宋意曰：不可。匈奴奉順貢中國，坐享其美，而百姓不知其勞。今聽南虜遝黎北庭而都之，則南虜坐大，失上畧矣。會鄯鄉侯暢來弔，侍中竇憲賊之閣下，憲得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兵

伐北廷彝恭上疏曰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陲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于一舉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錄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于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

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

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藏于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肜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絕如綖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復欲襲其遠不顧患難乎唯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于是憲卒三萬騎出朔方擊虜大破之勒石燕然山數歲竟滅胡巳憲以烏孫塞北地空餘部無所屬

乃白立北虜降者于除鞬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事下公卿司徒安司徒隗議以爲不可弗聽安復疏曰光武皇帝立南單于以扞禦北虜而匈奴遂分得其道也章和初北虜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塞下太尉宋繇光祿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廢而復立所宜審愼南單于屯之文舉衆歸德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倡大謀空盡北虜輟

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建立無功棄信所養非策之得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故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也今失信于一屯宜若未害而百蠻不敢復保約誓矣人情皆畏偪讐今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而立其弟則二虜交怨危難莫測且漢故事供億南單于歲費一億九十餘萬護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空天下財力而賂事戎狄也下廷議憲方自功恚安出撓其議

與折難險忿負氣勢至稱光武誅韓歆戴涉專肆訴
欺安終守不移意竟立于除撻後卒反叛如安言永
和中南匈奴左部畔寇西河殺朔方代郡長吏天子
遣使讓单于當轄諸部奉職令悖亂若是意開令招
降单于本不知謀脫帽避帳稽首謝而中郎將陳龜
以单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单于及弟左賢王皆自殺
龜又欲徙单于近親于內郡虜遂駭動起爲變龜坐
徵下獄大將軍梁商計以爲匈奴自知罪極鳥窮獸
困寇畔救死而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

罷疲獘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也宜令邊將深溝高壁以恩信招徠又移度遼將軍續書言今中國安寧忘戰之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時日此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堅壘固守以待其衰此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先務所長乘埶以觀變設購開賞諭使自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于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詣續降後漢末大亂南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時民皆保聚鈔掠無所得而單于兵挫傷欲還國國人不受止河東

而死南庭遂虛

西域自內屬以來凡三十有六國哀平閒自分割為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其侯王多徵求而西域怨叛並復役屬匈奴光武中鄯善車師迫匈奴界諸小國尚拘攣未至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國稍強苦匈奴征役數遣使奉質子以來願請屬都護天子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抑而未許建武末鄯善復遣侍子請都護且以為都護不出誠迫于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

[illegible]征也、史固歎之曰、盛哉帝德、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永平中、匈奴攻[illegible][illegible]河西郡減門晝閉、帝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習邊、使與廷臣議、謁者僕射耿秉議以爲當修武帝之業、得伊吾、破車師、通使西域、烏孫諸國、然後匈奴可得制也、帝乃部秉爲附馬都尉、固奉車都尉、屯涼州、明年、固遣假司馬班超使西域、降鄯善于寘、而都尉秉擊車師平之、于是西域與漢絕六十餘年、乃復通、初超與從事郭恂俱至鄯善、鄯善王

廣禮之巳忽疎怠超謂官屬曰寧覺鄯善禮意衞寖薄乎官屬曰胡性不常非有他也超曰此必虜使來中狐疑未知所伏耳明者覩未萌況巳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者來幾日今安在侍胡驚謂情得失次對曰至三日矣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置酒悉會其吏士三十有六人與痛飲酒酣激怒之曰我與鄉等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禮敬即廢有如虜使遍王收吾屬送匈奴卽骸骨不且為豺狼食哉衆泣下曰然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安

得虎子今獨有夜以火攻虜使虜使不知我多少必
震怖誅之可盡也殄此虜則鄯善破膽附漢堅矣衆
日善或請召從事與計超日今吉凶在頃刻從事文
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成名于是將吏士疾
前犇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營後約曰俟
火發皆鳴鼓大呼餘悉持兵弩夾門伏乃順風縱火
前後鼓譟虜驚亂斬其使及從者三十餘級明日召
鄯善王以虜使頭示之王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以
其質子還白固固上其事且求選可使西域者以遂

功帝喜曰吏如班超何不遣而用更選爲乎即以超爲軍司馬使于窴固欲益兵以從超曰于窴國大以遠卽將數百人無益于强脫有不虞多益爲累但將本所將三十六人足矣時匈奴遣使監護于窴于窴王廣德殊不以漢爲意禮踈薄又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以祠我超伺知其狀令巫自來取有頃巫至卽斬其頭送廣德讓之廣德恐乃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撫焉而西域復通明年都尉固秉將兵出敦煌破虜蕭頻

海因遂擊車師車師前王後王之子也延相去五百里因以後王廷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未易前欲先擊前王秉以為先後王并力其根本則前王也後王得則前王自服攻前王而兵頓後王不下危道也固未決秉奮請前即上馬引兵行固不得已遂並進後王不意漢兵猝至驚從數百騎出迎降因司馬蘇安欲專功馳前謂之曰漢貴將獨奉車都尉乃天子姊婿爵通侯當待之至乃降王馳還更遣將迎秉秉大怒甲馬造固壁曰車師王言降今不至不降矣秉請斬

其首以來固大驚亟止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詎可止乎遂進馳擊之後王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前王亦歸命定車師而還于是以陳睦爲都護耿恭爲戊巳校尉屯金蒲城關寵爲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數百人顯宗崩車師叛與匈奴合分攻圍都護及二校尉各上書求救而中國有大器公卿議以爲無救司徒鮑昱曰夫使人于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守死者之心後將何以使人乎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

不下是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張掖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以赴其急帝然之發三郡士及鄯善兵七千餘人以行寵既没獨拔都護恭以歸耿恭好時侯從孫慷慨多大畧以戊巳校尉屯金蒲城匈奴來攻恭乘城搏戰以藥傅矢端射之中矢者視創皆沸驚會天暴風雨恭乘勢急擊敗之匈奴震怖以爲漢兵有神也遂引去恭以疏勒城有澗水阻可依引兵據疏勒匈奴來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至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飲之恭仰歎曰昔二師

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冠向井拜有頃水泉涌出衆皆呼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益以爲神引去至是攻圍恭數月恭食盡困乃煮鎧弩食兵筋革與士推誠同死生固皆無二心單于知恭已困可得降許封爲白屋王恭誘上城手殺之炙諸城上單于怒更益兵圍恭會三郡兵往救而龍沒恭遣軍吏范羌出迎軍諸將不敢進分二千騎從羌出山北迎之逢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聞兵馬聲以爲虜益兵來爲戒嚴羌遙呼曰

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乃開門相持而泣明日
自拔歸先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
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
班超從間道至疏勒遣慮田先往降之兜題見慮輕
來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馳報超超
即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
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
聽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超因此駐疏勒
十八年至是朝廷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下詔徵超

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乃更還疏勒建初三年超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闐即時向化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載胡夷皆言倚漢與

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
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
兵歲月之間龜茲成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
又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
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
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
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書奏帝知
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
願奮身佐超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

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而自與幹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超既發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又遣精兵救忠、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知

其奸偽許之忠即從輕騎詣超超爲供帳設樂酒行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于是遂通明年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龜茲王遣溫宿王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超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歸以超言告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于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遮于闐超知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

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永元二年月氏因欲求
漢爲婚超不許怨超遂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
超衆少皆大怒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
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
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超堅守不戰
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
數百于東界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
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從遣之月氏繇是大震歲
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西域惟焉耆危須

尉犂以前殺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
龜茲鄯善等八國兵討焉耆焉耆兵到尉犂界焉耆王廣
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
奴侍子實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罪也
或勸超殺之超不聽曰此人權重于王今未入其國
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于是
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于尉犂奉獻焉耆國有葦橋
之險廣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潛度
底焉耆城二十里廣出不意大恐欲悉驅其人共入

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密遣使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揚聲當重賞賜于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于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于是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內屬焉後超在西域三十年老乞歸帝難其代未報而超妹曹壽妻亦上書為超求哀帝感動徵超還任

尚代爲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願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以迫切失邊和安帝時西域反叛以班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

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殺班進擊走前王畧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于曹宗宗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于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强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

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
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
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
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怨憤思樂
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繇牧養失宜還
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于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
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
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
是示弱于遠夷暴短于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

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窴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于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

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于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埶必弱而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

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長久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較尉則西域絡繹遣使來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盗則可知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埶也置較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

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時朝議不能難而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廷當斯之役黔首隕于狼望之北財幣縻于盧山之壑府庫殫竭杼柚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

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繇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洽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也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

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于是詔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屯柳中，遂破車師。而西域復定。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凡三絕三通。陽嘉後政亂，乃廢。而當時東胡有烏桓、鮮卑等國。[illegible]

烏桓 漢初爲匈奴冒頓所滅，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

號。保與匈奴多同自為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服匈奴漢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于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後漸强盛至後漢建武中抄擊匈奴轉北徙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遺之二十五年大人郝旦等九百餘人詣闕朝貢于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緣邊諸郡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盜

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臣愚以爲宜復烏桓校尉誠有益于附集省國之邊慮帝從之于是始復置校尉于上谷甯城至桓帝末或降或叛後爲曹操所滅從種類遂微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漢初亦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斬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于仇賁等率種人朝賀慕義封于仇賁

爲王於是鮮卑自敦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爲常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匈奴北單于逃走留者尚十餘萬落鮮卑因此徙據其地而有其人繇此漸盛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令止烏桓校尉所居寧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鮮卑邑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叛邊人歲苦其害漢雖時有剋獲而不補所費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爲大人檀石槐乃立

庭于彈汗山歠仇水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爲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之靈帝初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寇抄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

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護羌校尉亦求爲將與育并力討賊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言日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從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至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

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王父偃曰夫務戰爭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强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

待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其[illegible]力殫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獷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嫚書之詬方之于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較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夫專務者未必克捷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

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較也如使越
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
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虜皇威辱
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
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
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
則欲誅之通士將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
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
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

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畧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塞育等大敗奔還鮮卑繇此益盛

至于諸羌當更始赤眉之際羌寇金城隴西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司徒掾班彪爲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被髮左衽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

爲小吏黠人之所侵奪窮恚無聊以故反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其疾苦又數遣驛使覘其動靜爲兵吏耳目故州郡知備以無後憂宜復舊制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爲護羌校尉持節以舊邯卒職省後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寇金城中郎將來歙隴西太守馬援前後擊走之阻允吾谷援潛行閒道掩擊羌大潰保北山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其後羌震恐皆降漢

延議以金城破羌之西至遠可棄也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完牢阻河爲固其土田肥美灌溉流通不可棄棄之則羌在湟中害長不休于是詔武威太守還金城客民三千餘戶歸保塞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堠開通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武都氐羌求歸附者援奏復其侯王君長號名而隴右以平中元中燒何豪婦比銅鉗者爲盧水胡所擊將其衆來歸種人頗犯法臨羌長收繫種誅之六七百人顯宗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暴春秋貶曰齊人今國家無德恩不

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霸者之功
谷縣太守長吏妄加殘戮燒何羌尚生者所在致醫
藥養視其種人欲歸故地者遣送其小種束手自請
欲効功者皆除其罪元和三年吾迷諸雜種羌反號
吾先人隴西界郡督生得之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
無損于羌誠得生歸必能兵無為寇災矣隴西太守
張紆放遣之羌即解散歸故地較尉傅育募人鬬胡
羌而羌叛育敗死紆代為較尉羌請降紆誘誅其酋
其種人向塞哭與燒何當煎等相結解仇交質為寇

患紆坐徵以張掖太守鄧訓代護羗會羗合兵萬騎攻月氏胡議者以羗胡相攻中國之利也不足以其故勤兵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羗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民命縣絲髮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爲我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衞羗無所得又不敢逼因解去繇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之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

以爲義從羌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人莫不感悅于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于鴈谷斬首虜六百餘人迷唐衆悉破散其春迷唐欲歸故地就田業訓又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箄于上流以渡河掩擊迷唐遂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欵塞納質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

繕修理城郭塢壁而已大都後漢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群羌懼遠屯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于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驚潰麻奴兄弟因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

征西校尉任尚屯漢陽明年羌擊敗隲第于冀西于是滇零等自稱天子于北地招集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艱劇遂詔隲還師四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燔燒郵亭大掠百姓于是置京兆虎牙都尉于長安扶風如西京三輔故事時羌復攻褒中鄭勤擊之大敗死者三千餘人于是徙金城郡居襄武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渡河羌旣轉盛而二千石令

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連旱蝗饑荒而驅錢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六年湞零死子零昌代立元初元年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相分兵鈔掠武都漢中巴郡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較尉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龐參代參以恩信招誘之二年春羌號多等率

衆七千餘人詣參降參始還居令居通河西道時遣任尚代班超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弃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

千之慮。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
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擊敗先零羌于丁奚
城。秋築馮翊北界堠塢五百所。任尚又遣假司馬募
陷陳士。擊零昌于北地。殺其妻子。燒其廬落。自零昌
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儆。而羌叛十餘年
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
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
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嗚呼。當羌始反時。計謀未善。黨
與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

附莽食散亂。未有都督。其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奴怯畏便。不敢擊。故令虜遂乘勝。破州滅郡。覃及三輔。百姓備害。而癡兒騃子。尚云不敢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彼仁者恕已以及人。智者講功而處事。大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兵之禍。各懷一切。苟云不當動兵。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已。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又放散錢谷。殫盡府

庫乃復從民假貸强奪財貨于萬之家削身無餘儲民遺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餓殺也其為酷痛甚于逆虜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使所搜索剽奪游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為人奴婢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治者不可勝數也此之感天致灾尤逆陰陽且夫士重遷戀慕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斗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

上之人痛不著身禍不及家故蔑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餧寇又爭郡縣以內遷至遺吏兵捈劫驅掠與其內人捐棄羸弱使死其處兼遭蝗旱饑還逐道東走流離分散邊地遂以兵荒幾至無人為謀若此未可謂知為臣若此未可謂忠且凡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官位職事者群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寄其身者各取一門故常此言不可久其業不可從者此誠明君之所微察而聖主之所獨斷也今主不欲與民與類可

也。郤然當修守禦之備。必令之計。令虜不敢來。來無所得。令民不患寇。既無所失。今則不然。苟悼民力之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原其所起。孰非變過哉。

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較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之。戰于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

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

美土宜產牧牛馬喞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
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
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
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大
弃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山河之阻守
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
巽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
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
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

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
金城常備穀粟令周數年而河閒羌以屯田近之恐
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張掖太守馬續欲先
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後又以湟中
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爲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
南部都尉如舊制于是隴右復平永和四年以來機
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並當之職大將軍梁
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而
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宜畧依其俗今三君素性

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況夷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
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
傳難種羌等遂復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
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並坐徵于是發京師
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爲征西將軍屯漢陽又
于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
姓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馬賢
軍敗凉部震恐皇甫規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上

書言狀。賢果爲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畧。乃舉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求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必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臣所慥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費且百億計。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靑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皆繇邊將失于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困于猾吏。進不得快戰以邀功。

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壑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嘆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不能用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

爲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漢安元年校尉趙沖招懷叛羌又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于是諸種前後詣涼州刺史降馮翊梁並稍以恩信招誘之于是隴右復平自永和羌叛至于是歲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欲攻武威段熲復追擊于鸞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于此彌定而東羌先零等又叛帝詔問熲熲因上言

日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于皇甫規者已
二萬許落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
離內合兵往必驚耳臣以爲須子野心難以恩納勢
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東種所餘二萬餘落居近塞內
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
侵三輔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
並擅其浪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
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
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伏計永初中諸

反叛十有四年用費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費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難以永寧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熲遂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于逢義山虜兵盛熲衆皆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于旁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十餘級獲牛

馬羊二十八萬頭夏熲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州復相屯結熲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晏等與羌戰羌潰走熲急進與晏等共追之于令鮮水上羌復敗走熲遂與相連綴且鬬且引及于靈武谷熲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追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閒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輕果宜且以恩降

之詔書下熲熲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勢弱易制中郎將張奐謂虜強難破聖明信納瞽言臣謀得行奐計不用猥云臣兵折衄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血流汙野傷和致災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反攻沒縣邑剽畧人物發冢露尸禍生死矣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癘上占天心不爲災害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

落川以東縣邑通為非深險絕域之地奧為漢吏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職武招降獲敵誕辭空說借而無徵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更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寇所創毒而令降羌徙與雜居是猶種枳棘于良田養蛇虺于屋內也臣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羌殘燼將向殄滅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斷言一以任臣二年夏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

費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封新豐縣侯熲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之死嗟乎羌戎之外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爲衰寡而中興以後禍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僕之勤塞候時淸則忿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以鳥驚故永初之間群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爲兵負柴爲械轂馬揚埃陸梁于

三輔建號稱制恣雎于北地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關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于兵場女婦則徽纆而爲虜發冢露胔死生塗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弃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憤破貲積以防顧還之思于是諸將鄧

慬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于假人增賦借奉王侯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思窮武盡威銳以事之

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蒙没氷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殘傷追奔之所躪藉頭顱斷落于萬丈之山支革判解于重崖之上不可較計其能穿竄草石自脫于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奂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汙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夷實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痾于心腹也惜哉寇敵畧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

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畧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嘆于伊川也

附三國六朝馭夷

自漢建武時匈奴單于于日逐王比降漢居之西河美稷中已單于爲國人所殺以其衆留漢居太原河東魏武時呼泉廚單于朝于鄴以爲

旣在內地人衆浸多懼必為寇始分其衆為五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太陵而家乃在晉陽汾水間晉太康中置都尉領之時索頭虜亦分其衆居上谷代郡定襄為三部魏又徙武都氐羌于扶風天水處鮮卑降者于遼西棘城而北塞諸郡無處多羌胡雜處矣泰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楨討平之其

後稍因忿恨漸爲邊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强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則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狄庭矣宜及平吳之謀威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于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帝不納至惠帝永熙六年秦雍氐羌悉反其帥齊萬年僭帝號關涇陽孟觀西討大戰十數皆破之因擒萬年

太子洗馬江統以戎狄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强則侵叛當其强也以漢高祖困于白登孝文軍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强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

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幷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强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敗北侵及河内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

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為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至于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

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氐寇新

平關中饑疲，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

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

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日群

氐爲尚挾餘資，擁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

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于此

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

長短之命，而令其進退繇已矣。夫樂其業者不

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

逆，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故可遐遷

處今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値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于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

地之人得其半數此爲濟行者以廪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蹔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太始之初又增爲四于是劉猛内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于穀遠今五部之

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其天性驍勇
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
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毌丘儉討句驪徙其
餘種于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
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
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于夷狄能不為變
但顧其微勢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
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
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

夜爾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芥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于計為長也將不能用

及永嘉之亂匈奴左部帥劉淵結五部並起據離石稱劉而為漢後九年石勒以上黨武鄉羯起群盜據襄國而為趙後冉閔因石氏據鄴為後趙慕容廆以棘城鮮卑起勤王為燕符洪以洛陽氏有關內為秦而涼以晉官成以晉氏各有國裂土矣其後秦分為二燕分為四涼分為五窮兵恃亂百有餘年而索頭虜拓跋氏據雲中

也自漢氏以前緜跨年世紛梗外區擾攘中寓周無上策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遐散歎十年間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始姦黠漸著窺窬邇畿封窺候壃場俘民略畜者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後風雅雖喪五湖遞襲翦覆諸華及涉珪以鐵馬長驅席卷趙魏負其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宋高祖宏圖盛略欲以苞括宇宙爲念逮于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懾鋭銼鋒閉重險而自固于時

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裳冕委蛇、軺軒繼路、舊老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爲之頰涕、自是關河響動、表裏寧一、營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翦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兗、而兵無勝略、棄師隕衆、委甲橫原、捐舟亘水、荊吳銳卒、逸氣未攄、偏城孤將、銜冤就擄、遂歷境延寇、僅保淸東、自是兵摧勢弱、邊隙猶廣、壯騎陵突、鳴鏑日至、芻牧年傷、不麥歲犯、小則囚虜吏民、大則俘執長守、羽書繼塗、奔命相屬、青徐兗冀之間、蕭然

矣。而魏自木末以來，並有賢才，役算妙識，兵權深通，戰術屬鞬，凌厲氣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群虜。至于狸伐，纂偽，獮猾凶威，英圖武畧，事駕前古。雖冐頓之驁勇，檀石之驍强，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民戎落，衆力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内鎮群心，外御群冦，役竭民涵，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

猶未足也○既而虜縱歸師蹶累邦邑翦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跼高天蹐厚地而無所控告强者為轉屍弱者為繫虜自江淮至于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鷄吠犬時歲惟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于乳燕赴時銜泥靡托一枝之間連窠十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于此也太祖[illegible]

禍未深復與外界頓兵堅城聚用河上是我有
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
侵彊軟戍于歲連嗣遂泰始構紛邉將外叛致
夷引寇亡我四州高祖劬勞日昃思一區宇於
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
棄司兖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爲茂草豈
直天時抑繇人事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
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鬬江湖
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楩柟豫章植

乎中土蒸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疆裘之民可以決勝于川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乎筰于燕冀豈或可乎虎詡所謂走不逐飛蒸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

唐代馭夷

唐始混一、其北狄曰突厥、曰回[illegible]、曰[illegible]

東夷曰高麗、南曰南詔、爲大國、[illegible]而代爲盛

衰、突厥本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始臣于蠕蠕、至

吐門而大、更自號可汗、可汗古單于也、妻曰可敦、古

閼氏、始畢尚隋義成公主、建牙都斤山、控弦百萬、契

丹室韋吐谷渾高昌諸國、皆役屬焉、屬中國之亂、據

土僭名號者、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李軌王世充之倫、

各遣使稱臣尊事之、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靜、

厚幣甲辭徃請兵且行戒之曰吾所為藉兵突厥者○○○○○○○○○○○○○○○○非誠貪其兵獨畏其議吾後令吾不得専意規關中○○○○○○○○○○○○○○○○○○○也令請兵兵不必多多必且為患獨請馬馬愈多愈○○益也始畢見文靜而大悅使其酋將馬二千兵五百以來用清大業而突厥怙功驕橫武德初始畢自將渡河與梁師都合入寇又以五百騎藉劉武周入句往寇太原會病死帝為發哀長樂門子什鉢苾幼不克立立弟處羅可汗從妻義成公主處羅死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陋弱不立立頡利嗣而頡利又復妻

義成于是始畢子什鉢苾長矣別立爲突利可汗而王世充使說頡利歲入寇盜邊高祖以中國未平搉意下之所贈賂不皆然不能厭其欲也居久之突厥寇山東殘定州又十五萬騎入鴈門圍并汾潞分掠原靈間高祖召群臣問計鄭元璹曰與戰則禍深不如和也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心不戰而遽和示之弱明且復來中國憊矣臣愚以爲必與戰既勝而後和帝曰善于是命太子建成將兵出豳州秦王世民將兵出蒲州李子和軍雲中段

德振軍夏州襲邑王神符軍汾東禦之頡利出塞去于是帝遣鄭元璹詣頡利責以負約于是復和親而時時小入寇盜邊與屯將互勝負以爲常武德七年頡利與突利二可汗悉兵自原州連營而南關內震恐詔秦王引兵出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餉絕士卒饑困器械頓弊秦王與虜遇豳州而二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州城西齊王元吉懼不敵不敢出秦王奮曰敵弱我矣不可以不示彊乃自帥銳騎百人馳虜陳大呼曰國家與可汗和親待可汗不薄何爲負約深

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鬪獨出與我鬪不能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笑不應王又遣騎士前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難相助而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王乃遂徑進將絕水而前時頡利與突利雖連兵業內有攜相邪矣見秦王輕出莫測其意聞香火語則又疑突利與王有前謀乃遣使止王曰王毋渡我來但欲與王固盟約耳遂引卻而雨益甚秦王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今積雨彌時弓筋膠俱解不可用吾屬居火食刀槊犀利以

逸制勢此而不乘復何待乎遂夜潛師出冒雨進而突厥大驚請和親突利遂自託于王結約為昆弟王撫以恩意與盟去無何太宗起秦王即位梁師都亡之突厥言中國新易主數可乘請為導入邊于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犯徑原偵伴隴渭豳不進已突犯武功高陵道渭便橋而軍遣腹心執失思力入見說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帝怒罵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約和親義師初起爾父子又從我我遇爾非薄爾雖俗獸亦有人心何

得全忘大恩誇强盛州休乎吾先斬汝矣思力懼請
因帝乃自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詣渭水責頡利
負約突厥酋大驚皆下馬羅拜頡利見思力使不反
而帝又銳身輕出業侮之俄六軍至而旗甲蔽野部
隊静整則憮然有懼色帝麾軍使却而身獨留與頡
利隔水語左右交諫帝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
以我國內難朕新即位不能抗禦也若示之弱必放
横不可制故朕輕騎獨出示如無有而耀大兵以從
之使知必戰虜深入我境中有懼心而吾愈張攝之

將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是日頡利來輸平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而還突厥退蕭瑀請曰方突厥未和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何也帝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昨遣官求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兵躡其後覆之反掌耳顧吾即位日淺國未安戰勝則怨深彼懼而謀我則吾未可以速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得所欲而驕驕必惰吾得養威而俟其釁此全國爲上之道也瑀等謝不及是時天子既

神武而中國方創造人習于兵而頡利学鷙薛延陀回紇諸部衆叛之又委事諸胡斥族姓不用號令不信兵革數動下不堪其勦會大雪畜産死民飢衰歛苛重諸部益貳與突利更相怨而北邊諸郡多叛頡利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天子方圖頡利聞之乃遣使間道册拜夷男爲眞珠毘伽可汗令建牙大漠北夷男遣其弟入貢而突利可汗亦身入朝自歸于是代州督張公謹上書言突厥可取狀六事而頡利復犯邊乃命定襄道行軍大

總管李靖、漠南道總管李世勣、中分將軍出擊胡、靖
出馬邑襲定襄、世勣出雲中戰白道、而頡利走鐵山
北、以避敵、遣執失思力入謝罪、求入朝、帝遣鴻臚卿
唐儉往慰撫、詔靖以兵迎之、時頡利雖外為卑辭、中
猶豫欲北走、靖引兵與世勣會、合謀、曰頡利雖敗、其
衆尚十餘萬、若令得走度磧北、難圖矣、令詔使至虜
自寬、襲之可擒也、張公謹曰、詔書許降、詔使在虜奈
何邀擊之、靖曰、一日縱敵、百世患之、且是韓信之所
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乎、遂勒兵進、頡利見儉來、

衆大喜自寬延俊爲長夜飲會大霧前軍進薄之走牙帳一里所霧收軍突至則大驚悉乘千里馬跳身走衆大潰斬虜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而虜酋蘇尼失執頡利以來帝御順天樓受俘告廟陳仗御令吏民縱觀已悉還其家屬館太僕禀食之方上皇時突厥怙盛踞蔑中國上皇常屈意遇之然内常恨恨及是聞頡利擒大喜太息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我纍困突厥今我子滅之吾付託得人矣其衆分散或走漠北走薛延陀或西奔吐蕃漠南遂空而降唐者

尚十餘萬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世爲中國患今賴陛下神靈幸破滅宜徙其衆河南兗豫間分其種落散處州縣教之耕織可化爲齊民顏師古請分寘河北立其酋部領之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一國然各有種族宜因署君長使不相臣屬而遣之即勢分力敵易制也下中書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五原塞故事置近邊魏徵曰不可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强則叛亂秦漢以鋭師猛將攻取河南地爲郡縣不欲令虜得近邊爲寇[illegible][illegible]

今奈何以洲南塞奉虜乎且虜降者今十餘萬十年生息十年蕃聚後此十年必且生心西晉之禍前事之明效也彥博曰不然王者于萬物如天覆地載然誠欲其全安之也突厥破滅餘種歸義不哀憐而棄之豈天地函育之義乎又阻其內嚮心若救其死亡散處內地教以禮義職之耕農數年之後悉爲編氓又選其酋長使人宿衛將畏威懷德之不暇何後患之有帝曰善度朔方地東自幽州西至靈州處突厥降衆其中分突利故地爲四州頡利地爲六州左置

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塡焉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起冢灞陵東後突利自順州入朝道死祔焉久之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久不調而怨結種人作亂誅死于是群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便雖天子亦悔之乃立懷化王思摩爲泥孰俟利苾可汗賜國姓令帥種落還故部時薛延陀盡有塞北之地思摩內憚之不敢行帝乃詔司農卿持節賜延陀言前所爲誅突厥者以頡利暴殘爲百姓寇害非貪其地也故處其降部于河南薦草美泉阜利其畜牧今孳蕃盛

矣、念何可久留、今以思摩為可汗、帥其衆還故疆、爾延陀受冊在前、思摩在後、當以先後為小大、爾磧以北延陀主之、其南思摩保之、各守境無為寇災矣。思摩行帝張宴置酒、引思摩前、謂之曰、人情樹藝一草木見蕃廡、輒喜、況我養爾、只息爾馬牛羊、今豈憐如此、能無念乎、獨念爾父母墳墓在河北、若遂還、汝還舊廷、恩爾衆懷土、殷殷之思、思摩泣下、奉觴言、臣破亡餘息、賴陛下神靈、得還骨舊鄉、死不恨、願子孫世世事唐、牧犬馬、時華夷觀者數十萬、莫不動色感微

揮涕焉既行帝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剗根幹以養枝葉何詎有滋榮乎朕不用魏徵言幾狼狽矣居三年思摩不能得其衆而定襄南度河北白道畜牧廣衍為龍荒沃壤爲薛延陀所利數攻之聞帝將東封因天子封泰山邊境虛我以此時取思摩拉朽耳發諸部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悉衆南渡河入長城保朔州告急詔遣并州督世勣等分道擊之諸將辭行帝戒之曰延陀負其强踰漠行數千里士馬疲憊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

已勑思摩燒薙野草待之彼糧糗日盡掠無所獲必且退俟其退與思摩奮擊破之必矣世勣等敗延陀于諾真水斬首三千餘級獲馬五萬餘人思摩終悍不敢歸請處于勝夏之間時方討高麗羣臣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帝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國不殊以德懷之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延陀而南歸求情可見矣聽居漠南思摩至內自慚羿其衆入朝願留宿衛以為右武衛將軍恩顧愈厚卒葬陪陵會虜大雪人

畜凍死者什八九、薛延陀遣使乞和親、帝問群臣、群臣以爲和親便、許和親、公主行有日、契苾何力自延陀還、陳不可、帝曰、許之矣、天子無戲言、何力曰、但詔延陀至京師迎女、必恥不敢前、即拒之有辭矣、且延陀素狠戾、忿必死、死而二子爭國、可不戰而禽也、帝曰善、幸靈州、召真珠使親迎、真珠欲行、其臣曰、往必不返、真珠曰、天子明聖、遠近朝服、今親幸靈州以愛主女我、我得見天子死不恨、薛延陀何患無君、于是厚斂諸部牛馬羊以爲聘、經沙磧耗死過半、以聘違

不備絕之諸部怨叛真珠憤恚死多彌可汗立褊攄好殺廢棄父時貴臣不用專用所親昵國人不附部江夏王道宗等將兵擊之國中驚走多彌走死餘衆立真珠兄子咄摩支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敕勒九姓酋長聞其來皆懼請勿聽朝議亦恐其爲磧北患也遣世勣行觀圖之世勣至鬱督軍山咄摩支降道宗前渡磧薛延陀拒戰道宗奮擊大破之遣使招諭敕勒諸部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而薛延陀平師還帝大喜告廟飲至賦詩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

古勒石于靈州其後突厥分散高宗調露元年突厥單于府大酋溫傅奉職二部立阿史那泥熟匐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死敗係踵詔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部兵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里行儉咸節制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二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之又伏

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輜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
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
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
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
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
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
以知也賊飛暴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
勝計僞可汗泥熟匐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禽大
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

僞稱可汗復與溫傅部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陘曰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傅自効行儉秘不佈容以聞後數日烟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收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于是突厥悉平中宗時默啜寇靈州沙吒忠義坐免中宗令內外臣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曰遠荒之地凶悍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降自三代無聞上策昔方叔帥師功歌周雅去病耀武

勳烈燕山則萬里折衝在乎擇將春秋諜元帥取其悅禮樂敦詩書晉臣元凱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薛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才本不足以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頃敗兼衛古有常典近者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既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成紀錄以勸戎行賞罰既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

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勝龔遂之士班傳之儔傍結諸番與圖攻取此又犄角之勢也臣又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大廩伍明教訓則狃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固守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杖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上覽而壽之

黙啜者亦頡利族人骨咄祿之弟也骨咄祿本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世襲吐屯高宗永淳元年伏念敗乃嘯亡散保總才山又治黑沙城有衆下

干、盜九姓畜馬、稍強大、遂自立爲可汗、以弟默啜爲
殺、咄悉匐爲葉護、時單于府撿校降戶部落阿史德
元珍爲長史王本立所囚、會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諭
還諸部贖罪、許之、至卽降骨咄祿、與謀、遂以爲阿波
達干、悉屬以兵、乃寇單于府北鄙、攻累并嵐定嬀等
州、圍單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
思儉、執豐州都督崔知辯、詔右武衞將軍程務挺備
邊、嗣聖垂拱間、連寇朔代、入昌平、天授初、骨咄祿死、
其子幼不得立、默啜自立爲可汗、篡位數年、始攻靈

州多殺畧士民會契丹李盡忠等反默啜請擊賊自效詔可默啜乃引兵擊契丹會盡忠死襲松漠部落盡得李萬榮妻子輜重首長崩潰后美其功復册立默啜大單于可汗遣使者謝請爲后子復言有女願女諸王且求六州降戶初突厥內屬者分處豐勝靈夏朔代間謂之河曲六州降人默啜又請粟田種十萬斛農器三千具鐵數萬斤后不許宰相李嶠亦言不可默啜怒爲慢言執使者于是納言姚璹等建請與之乃歸粟器降人數千帳繇是突厥遂强部落寖

王武延秀聘其女爲妃默啜擬曰我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我世附唐今聞其孫獨二人在我當王之即囚延秀等妄號知微爲可汗自將十萬騎南向擊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虜入關嬀檀后詔司屬卿武重規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等兵凡三十萬擊之默啜破蔚州飛狐進殘定州時中宗還自房陵爲皇太子拜行軍大元帥以納言狄仁傑爲副默啜聞之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阬之出五回道去所過人畜金帛子

女盡剽有之諸將皆顧望不敢戰獨狄仁傑以兵追之不及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志大抵兵與頡利時埒等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聽命開元初遣子同俄特勒逼北庭北庭都護郭虔瓘固守之同俄特勒輕致師虔瓘伏銳士突出斬之降其軍後默啜老昏暴部落怨畔爲曳固殘衆所殺傳首京師左賢王默棘連立爲可汗本蕃號爲小殺是時契丹相率款塞矣騎施蘇祿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頗多攜貳乃召默啜時衙官暾欲谷爲謀主欲南入爲寇暾欲谷曰唐

王英武人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猶尚疲羸且息養三數年始可觀釁而舉又欲修築城壁造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小不敵中國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為唐所并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强之道不可置也八年冬御史大夫王晙為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

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于稽落河上、小殺聞之大恐、暾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必不合、王晙兵馬計亦無能至也、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即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來至、晙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晙兵馬未來、拔悉密獨至、即擊取之、勢易為也、拔悉密果臨突厥衙帳、而王晙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暾欲谷曰、此眾去家千里、必將死戰

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賊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悉密之衆盡爲突厥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賊欲谷回兵因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爲涼州都督遣副將及判官元澄出兵擊之賊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即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即須決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會風雪凍烈盡墮弓矢繇是官軍大敗小殺繇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俄又遣使請和乞與玄宗爲子許之仍請尚公主但厚賜而遣之十三年上將東巡中書令張

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告
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
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爲之用闕特勒
驍武善戰所向無前暾欲谷深沈有謀老而益壯李
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
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召其大臣扈從郎
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爲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
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遣大臣
阿使得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令仗內馳射

邑封畢厚畏賜遣之然卒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默棘連死子爲伊利可汗立八年卒其弟嗣是爲登利可汗可汗幼其母婆匐與小臣飫斯達干亂遂預政諸部不協登利從父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士之精勁皆屬焉可汗與母誘斬西殺奪其兵左殺懼卽攻登利殺之其主數易迭相攻殺是時天寶初也于是突厥大亂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之明年其國殺其可汗白眉傳首獻并毘伽可汗妻率衆自歸天子御花萼樓宴群臣賦詩美其事始突

厥國于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

而其族分國于西者曰西突厥西突厥烏孫故地也東即突厥西雷翥海南踈勒北瀚海直京師七千里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庭又北八日行得北庭其風俗大抵類突厥武德初內屬而統葉護可汗霸西域天子厚結約與并力討東突厥可得汗來請昏帝與群臣謀西突厥去我遠緩急不可杖可與昏乎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遠交而近攻請昏以怖北狄

待我既定而後圖之帝乃許皆會東突厥歲犯邊西道梗澁未克將而統葉護方負其强不以恩結下衆怨多叛去其諸父賀咄殺之自立是爲俟毗可汗國人不附部酋欲推泥孰爲可汗泥孰辭不受迎葉護可汗子咥力立之爲肆葉護可汗與俟毗分王其國擊鬬不解衆悉附肆葉護而去俟毗巳而葉護性愎狠諸部家謀孰廢之葉護走康居國人迎泥孰于焉耆立之太宗詔鴻臚少卿劉善冊爲可汗泥孰遣使謝泥孰死弟同俄設立號咥利失可汗乃分其國爲

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受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爲左右左五咄六部置五大啜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其下稱一箭曰一部落號十姓部落云然不爲衆悅頻其部統吐屯以兵襲之咥利失奔焉耆國人謀立欲谷設不果咥利失乃復得故地後西部卒自立欲谷設號咄陸可汗而與咥利失交戰殺傷不可計乃因伊列河約諸部河以西屬欲谷設東屬咥利失自是西突厥又分二國矣欲谷設建庭鏃曷山西謂之北廷咥利失號廷衙令

北謂之南庭、其後別部賀魯者、統處月處密姑蘇歌邏祿弩失畢五姓之衆、太宗貞觀末內屬、帝優撫之、會討龜兹、請先驅爲鄉道、授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處其部丁莛州莫賀城、密招攜散、廬帳益衆、方帝崩卽謀取西庭二州、刺史駱弘義以聞、高宗遣通事舍人喬寶明馳撫、賀魯引而西、取咄祿可汗故地、建牙于千泉、自號沙鉢邏可汗、遂統咄祿弩失畢十姓、既寇廷州、敗數縣、殺掠數十人、夫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發府兵三萬、合回紇

騎五萬擊之、駱弘義獻計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也、賀魯保一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來、宜乘此一舉滅之、遷延及春、且生變、縱不帥速諸國、必遠迹遁去、且兵本誅賀而處密處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畱不進、彼與賀魯復合矣、今雖嚴冬風勁兵苦皸瘃、又不可久畱、覺遮邏、使賊得堅營附險死拒也、請寬處月處密等專誅賀魯、除禍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也、願發射脾處月處密契苾等齎一月食急趣之、大軍住憑洛水上為之助、此驅戎狄攻豺狼也、

且戎人藉唐爲羽翼今胡騎出前唐兵躡後賀魯窮矣天子然其奏詔弘義佐建方等經畧之處月朱邪孤注者引兵附賊據牢山建方等攻之衆潰追行五百里斬孤注上首九千級虜其帥六十不如弘義所討承徽四年龍瑶稱督府即處月置金滿州顯慶初擢蘇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征賀魯先擊處木昆部破之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攢預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哭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

擊之鏖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明日振兵復進五弩失畢舉衆降賀魯獨帥數百騎西走定方令副將蕭嗣業率雜虜兵追北而自領新附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禽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兵繼殺破其牙下數千人獲賀魯以還踰是修亭障列烽燧定驛畛問疾收葬唐之州縣極西海矣賀魯已滅裂其地爲州縣以處木昆等部爲六都督府羈昆陵濛池二都護府以統之其所役屬諸國

置州並隷安西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爲興昔亡可汗崑陵都護領五咄陸部阿史那步真爲繼往絕可汗濛池都護領五弩失畢部既而彌射步真二可汗皆無撫御才下多怨于是思結都曼先鎮諸胡擁所部及疏勒朱俱波喝盤陀三國復叛詔定方率兵進攻之都曼計窮遂面縛降獻俘于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葱嶺以西遂定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定

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裴行儉議曰吐蕃叛
渙方熾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
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即路出三蕃若權以制事可
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册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
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失將士飢乏行
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
行數百歩水泉豊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
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招豪傑千餘人
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

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偽約畧謝曰吾忘此樂未始忘能從吾獵者于是子弟願從者萬八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手并言都支已禽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為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勞畧曰行儉提孤

軍深入蕃服兵不血刃而叛黨夷可謂文武兼備矣
西姓自是益衰未數年遂亡

回紇其先亦匈奴種也其地在突厥西南大磧之西北俗好高車元魏時號高車部部落十有五種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已處羅可汗攻鐵勒部責其財既又恐其怨則集其渠家數百悉坑之回紇乃與同羅拔野古諸部叛去姓藥羅葛氏居娑陵已稱回紇附既滅突厥其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度攻薛延陀破之踰賀蘭山爲之河遣使者獻見太宗爲幸靈州次

涇陽受其功于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願歸命天子置唐官有詔張飲高會引見其渠長命之唐官以回紇等部爲瀚海等六府臯蘭等七州皆以其酋領都督刺史郎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擬廷臣李素立爲都護統之于是四夷君長畢當闕頓其上天子尊號爲天可汗天子厚寵過答其意其後哭厥默啜既破敗而回紇骨咄祿伽闕可汗盡有古匈奴之地天子拜爲懷仁可汗寵焉安祿山反據兩都天子軍靈武中獨倚朔方軍而勢孤大患之會回紇遣使來請

助師則大喜詔敦煌郡王承宷詣回紇與結內而令僕固懷恩爲副[illegible]其兵香積之戰陳澧上賊伏騎于師左戰交而伏發懷恩麾回紇鐵騎馳蹴之出賊背與鎮西北庭軍會賊以大敗復西京新店之戰唐師與賊戰而郤回紇踰西嶺走賊背于黃埃中發十餘矢驚賊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潰門遂復東京方致師時肅宗急收兩京與虜約克京日土地歸唐子女金帛歸回紇復長安而回紇欲大縱廣平王念肆掠且失衆而約不可負則下馬拜葉護馬前曰今茲得

西若方虜掠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與矣是長大賜于草莽也廣至東京乃如約葉護躍下馬答拜曰當爲殿下徑往取東京將華夷士庶見者皆太息泣下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及克東京三日掠人洶洶而虜猶未厭廣平王患之未有以處也于是父老相率致繒錦萬匹以爲賂郎乃罷代宗即位以史朝義未滅復遣中人劉清潭往結好且發其兵北使者至回紇牟羽可汗已爲朝義所誘曰唐荐有喪國無主且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即引兵

南賓應年八月也清潭齎詔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邪清潭爲言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已卽天子位其仁聖英武類先帝故與葉護收二京破安慶緒者是與可汗素厚且唐歲給回紇繒絹豈忘之邪是時回紇已踰三城見州縣榛莽烽障無守有輕唐色乃遣使北收單于府兵數以語凌斬清潭清潭密白帝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覘軍過于太原密識其兵裁四千憊弱萬餘馬四萬帝令懷恩與回紇會因遣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詔以雍王爲天

下兵馬元帥進子昂與藥少華爲元帥判官東會回
紇勅元帥爲諸軍先鋒與諸節度會陝州將可汗壁
陝州北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蹈舞子昂辭曰王嫡
皇孫二宮在殯禮不可以蹈舞回紇廷詰曰可汗爲
唐天子弟于王叔行也容有不蹈舞乎子昂固拒即
言元帥唐太子也將君中國而可蹈舞于可汗哉回
紇君臣度不能屈即引子昂進少華死之王還營官
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于是懷
恩與虜左殺爲先驅雍王還靈寶可汗屯河陽留三

月屯旁人困于剽辱僕固瑒率回紇兵與朝義擊戰柴血千里梟其首河北悉平懷恩道相州西山崞口還屯可汾出澤潞與懷恩會道太原去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攘剽人皆遁保聖善白馬二祠浮屠避之回紇怒火浮屠殺萬餘人及是益橫詬折官吏至以兵夜斫含光門入鴻臚寺方其時陝節度使郭英乂留守東都與魚朝恩及朔方軍驕肆因回紇爲暴亦掠汝鄭間鄉不完廬皆蔽紙爲裳虐于賊矣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中途遇暴疾死

大將范志誠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爲國大患代宗猶爲之隱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吐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二百衝之虜衆披靡瑊挾虜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夜復引兵襲之殺千餘人京師聞虜至奉天召郭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會大雨旬月虜不能進吐蕃大掠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遂北至鄜州殺刺史張麟焚坊州三千餘家吐蕃退至邠州遇

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

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于陣前。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于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宴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

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于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悞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

尋縣亦爵地日如令公誓于是諸酋長大喜日平[illegible]
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吐蕃聞之
夜遁毗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
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于靈臺西原大破
吐蕃殺獲萬計毗紇之留京師者掠女子于市
引騎犯含光門皇城皆閉詔劉清潭慰止復出暴市
物奪長安令邵說馬有司不敢訶詰自乾元後益負
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千縑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
留舍鴻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

以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爲賞六千半年回紇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貸勿劾又剌人東市縛送萬年獄首領劫取囚殘獄吏去都人厭苦嗚呼夷狄性貪悍貪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覰故湯武之與未嘗與其功萘蹠而不戚也太宗初與嘗用突厥矣不勝其暴卒縛而臣之肅宗用回紇矣至略華人辱太子箠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刼平凉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平內亂者也夫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王懦昏狃而狎之鳥

勝其獘哉彼覩之則貴貨也多儲而不滿滿滋慾化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則忿熱我險易則爲患批博而懞詟之療饑以野葛何時可哉故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有以也夫德宗時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狥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

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陜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耶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耶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

肅宗于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

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

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

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

能又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負陛下非陛下

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

緒肅宗但令宴勞之于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所以

然者彼戎狄豺狼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為之

防也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

先典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韋貸陛下耶死不足以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于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為可汗總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于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為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于營中歡飲五日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信服

牟羽扶掖陛下于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于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日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日果如泌所言則回紇自可恕上日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日臣以爲回紇不足怨曏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陝此

乃百代必報之仇況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囘紇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毋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復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曰

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約五事皆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其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强自葱嶺盡西海地幾

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軒以咸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匹回紇乃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憲宗時回紇使者再朝遣伊難珠請婚未報可汗以三千騎至鸊鵜泉于是振武以兵屯黑凶治天德備虜禮部尚書李絳奏回鶻盛强北邊空虛一爲風塵則弱卒非抗敵之夫孤城爲不守之地倘陛下復此增甲兵飭城壘中

憂虞算生人大幸也臣竊今日處置亦得其要夫邊憂有五請歷言之北狄貪婪唯利是視比進馬規直再歲不至豈厭繒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故外捍內備必須朝廷一可憂兵力未完斥候未明戈甲未備城隍未固防天德則彼衆必疑虛西域則積道無備二可憂夫城堡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邊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倖犯塞應接失便三可憂自修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戍滿虛虜皆悉知賊掠諸州調發在旬朔外其係累人畜在旦夕內

北王師至則虜已歸冦能久留役亦轉廣四可憂北
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閒虞不市馬若與吐蕃結
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又
淮西吳少陽垂死可乘其變諸道興師役且十倍臣
謂宜聽其昏使守蕃禮所謂三利也和親則烽燧不
驚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北
顧憂可南事淮右中令于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
戚則西戎怨愈深內不得寧國家坐受其安冦掠長
息三也今舍三利取五憂甚非計或曰降主費多臣

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今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爲昏背非損寡得大乎今惜昏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非五千不能抒且驍也又如保十全之勝一歲輟其餼餉供擬豈非一縣賦哉帝不聽[illegible]宗[illegible]議皆以太和公主女之歷徵文武而回鶻益衰爲黠戛斯所破可汗弟嗢沒斯等款天地塞自歸天德軍使田牟號請兵驅逐以要功下廷議議者皆以爲可擊相德裕曰不可臣聞窮鳥入懷人且憐而活之況回紇于國家有大功爲

鄰國所破遠依塞未嘗犯也奈何擊之宜遣使鎮撫賜糧食此漢宣帝之所以服呼韓也願詔河東振武嚴警備毋邀功德裕因言回紇破亡太和公主今未知所在宜遣使訪問不則異時戎狄必且謂國家降主虜廷如匪核非所愛既負公主又傷虜人心請遣使詣嗢沒斯訪問令傳相勞存時公主在烏介可汗軍挾爲質南渡磧突會公主遣使上表爲可汗求冊命而烏介表言願借振武一城以自居帝遣使慰問賑米二萬斛賜書言土地本先世所遺朕不得擅索

可汗自有國宜帥所部還舊疆漂寓塞垣非計也借城事古未有其比朕求應援亦須于漠南駐止朕當送公主入覲問事端乃遣巳而烏介擁衆駐大同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糴食聽于振武軍糴粟三千石牛耕稼之資中國所爲禁屠宰者也羊出北邊雜虜中國故未有稱嗢沒斯自本國初破時投塞于可汗無君臣之分非叛臣比且中國業受其降矣遽信棄之人將謂何前可汗以猜忌無親致內外離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宜深矯前獘毋復猜

肉內相殘也已而烏介復犯塞于是帝賜書責之曰曩可汗來投撫納備至矣今復侵掠雲朔鈔虜羌渾中外將相咸請討朕未欲幸災故以文諭可汗宜速自改毋縱又為節使劉沔答回鶻相書曰可汗遠來依國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而睥睨邊城桀驁自若此非以求援繼好也所云胡性易動難安毋令忿怒不其可制今可汗為黠戛斯所破遺骸榛莽莫之收省此分毒之心所宜施也今不能施之彼而蔑棄恩義思逞志于此郅支夷滅用此道矣且為

[illegible][illegible]公主曰先朝割愛降婿義寧家國今可汗所爲甚不道姑爲國母足得指揮若不稟承是絕好也繼自今不得以姑爲解于是河東將石雄擊回鶻殺胡山大破之得公主迎以歸而回鶻終不振以亡是役也帝任智專而李衛公明果倩與權卒能以文告代鈇鉞恩威時措比虜底定遊虜臣附則廟算勝也

一唐西域吐蕃土谷渾爲大國焉者直京師西七千里而暹東高昌西龜茲南尉黎北烏孫皆役屬于突厥又西爲吐蕃又西爲天竺國吐蕃唐西羌也羌屬百

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發羌居析支水西而種强
曰吐蕃以勃窣野為姓俗謂彊雄者曰贊丈夫曰普
故號君長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貴官大相曰論茝
副相曰論茝扈莽其地直長安西八千里勝兵數十
萬國多雷電風雹積雪盛夏如中國春時俗重鬼右巫
事羱羝為大神喜浮屠法國政事必桑門參決前少
後老死以累世戰沒為甲門敗懦者垂狐尾于首示
辱不得列于人其君臣五六人自為友曰共命君死
皆自殺以殉貞觀八年始齎玉幣貢求尚主不許而

悉弄讚吐谷渾攻党項白蘭羌松州詔尚書侯君集為行軍大總管出當彌道將軍執失思力出白蘭道將軍牛進達出闊水道將軍劉蘭出洮河道討之兵連歲不解其大臣諫不聽至自殺者八人於是贊普懼遣使者謝罪獻見因請昏許之贊普親郊迎見使者執子壻禮甚恭遣諸豪酋子弟來入學高宗時入殘羈縻十八州從于闐陷龜玆疏勒而唐所立安西四鎮並廢詔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總兵左衛將軍郭待制副之出邏娑道至大非川待制違節度而敗

吐蕃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方國萬里攻鄯廓河芳四州王師數敗已賛普死子器弩悉弄立祿東賛之子欽陵復擅政武后時中國歲出兵伐吐蕃副總管王孝傑者故戰大非川爲賊虜賛普見之垂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得歸孝傑在吐蕃中又悉其虚實爲武威軍總管從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復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于龜茲以兵鎮守之已吐蕃遣使者請和詔通泉尉郭元振以奉宸監丞往使之元振曰欽東賛事朝廷和好無窮今猥自絕歲擾邊父通之子

綏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和臣所願也天子誠許和但罷二國戍使十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為自守好誠矣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土爲列國主道非有他也且諸部爲唐編人久奈何廢之欽陵曰使者豈意我規諸部爲唐邊患耶我若貪土地財賦青海湟川近舍不爭爭地萬里外耶獨以爲十姓五咄陸近安西子吐蕃遠俟斤距我裁一磧騎士騰突不易旬可至以爲憂烏海黃河關源阻奧多厲毒唐必不能有故我欲得之非關諸部

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數百里狹纔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舂不耕秋不穫不五六年可折而入于我今釋不爲亦可以無虞于我矣元振持不可則遣使固求罷四鎮兵求十姓地以爲分朝議欲與之元振適使遂爭以爲不可上封事曰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而今皆和附此中國之利也然圖之不容或覆以爲害今欽陵欲裂十姓之地解四鎮之兵此安危動靜之幾不可不重愼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于前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而

患不得作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凉瓜肅是也關隴屯戍三十年于今矣力用困竭脫甘凉有一日之警豈復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將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而後國可安夫四鎮十姓之地吐蕃之所甚欲也清海與吐谷渾密邇蘭鄯亦吐蕃之要地也今宜報欽陵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于中國特以其爲諸蕃之所走集欲因之以鎮撫西蕃今誠無東侵之志當以吐谷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我則俟斤部落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杜欽陵

之口而和議固未絕也若欽陵稍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久附其倚唐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大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詔從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而欽陵卒受誅弟贊婆等乞降會西突厥烏質勒部落盛强款塞願和元振即其牙帳與之計事會天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烈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來襲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逝元振不聽堅臥營中明日素服往弔

逕造娑葛兵娑葛不意元振自來乃託言奉迎元振遂至其帳修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為助喪事娑葛感悅更遣使貢獻。制詔元振為金山道行大總管。睿宗立召為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剺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讙迎都督嗟嘆以聞先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為行軍討集之所至今賴之中宗景龍中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不支郭元振奏請闕啜入宿衛徙落置爪沙間

詔許之斛瑟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畧使周以悌說之日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能保寵祿死生亦制于人手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如厚賂二公請留不行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那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報讐比于入朝豈可同日語哉虔瓘時爲邊將忠節然其計遣間使賂楚客處訥如以悌之策詔許之元振時爲甘涼督復疏爭日國家

徐不與吐蕃十姓四鎮地而虜不擾邊者以其國大亂嫡庶並立將相爭權相屠士畜疫癘而然非忘之也今既稍定矣忠節又欲假之爲鄉導以規功誠令吐蕃得志忠節亦且爲其掌股中豈復得一意于我哉臣恐四鎮將自此危矣往吐蕃于國初無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若實効力而請于闐疏勒以爲分欲何道以抑之脫其國諸方嫌阻求我助討欲何辭以拒之是以古人不願藉夷狄之力非其不欲懼後求無厭盖爲國生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未見其

○便且其請立阿史那獻者○非以為可汗子孫能招來十姓乎○徃四鎮以他匐之亂○請元慶為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此無他○雖可汗子孫才不能以撫馭亦不足與有立故也○則冊可汗子孫其效固已試矣又竊虔瓘往○背與忠節擅入其地矣○臣時在疏勒老[illegible]其得一甲一馬之用○而拔汗那挾忿南侵導吐蕃以擾四鎮○且其時國方孤危○虔瓘入之如履虛邑而猶起釁召禍者如此○況今北有娑葛與為援于外○拔汗那倚堅城抗之于內○豈復能如往年之安且易

甚疏奏不省而娑葛果發西域五千騎擾擊闕啜忠節于計舒河會之中國護使供遏雪而四鎮路絕中宗時吐蕃使復納貢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往妻之詔左衛將軍楊矩持節往送而吐蕃賂矩請河西九曲地爲公主湯沐以窺邊九曲甘水薦草宜畜牧又近與唐接于是失九曲而虜益張開元初請尋盟丐散騎常侍解琬涖盟未及盟而虜將兵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矩惕懼自殺已公主上書求修好申約誓請文籍四種下廷議正字于休

烈以爲不可與、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知禮義、負國恩、今積歲求和、許其降附、則漸以詩書、陶一聲教、此其會也、休烈但見情僞變詐、于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于是乎在、與之庸何傷乎、詔秘書寫賜、其後天子以中國廣大、欲觀兵、以勃律攜攻吐蕃、賜諸將書、言敢有擅戰功不賞者、士自陳將若吏、皆斬、戰有逗遛、舉隊論如法、能破國、禽其王者、授大將軍、于是諸將士、兢奮、吐蕃懼、令曩骨委書塞下、言甥先帝舅外孫也、奉中國誠謹、曩年幼、枉爲邊將所讒、亂如蒙遼

亮萬死不敢先負約邊將以聞帝曰往贊普上書辭悖甚必滅之毋議和皇甫惟明曰往上書時贊普方幼小寧敢悖書辭所為悖者必邊將矜功生事之人所為欲微上怒耳夫二國交惡必興師師興則隱盜財物詐功級希賞是為利今河西隴右民費力耗竭矣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和以紓邊帝悟乃勅惟明及中人張元方使許約和其後吐蕃西擊勃律告急帝諭令罷兵不聽卒殘其國于是崔希逸為河西節度使鎮涼州故時彊畔皆樹壁守捉希逸謂虜戍將乞

力徐日兩國約好而守備不廢云何請皆罷以便人乞力徐日公忠誠無不可恐朝廷未可信脫掩吾不備其可悔乎希逸固邀乃許共刑白犬盟而後悉徹障壁虜畜牧被野明年傔史孫誨奏事妄言虜無備可取也帝因詔內豎趙惠琮共往按狀小人欲徼幸至涼州因共矯詔詔希逸發兵襲破吐蕃青海上斬獲不貲乞力徐遁去由吐蕃恚不朝二十六年大入河西希逸拒破之希逸以失信怏悵至死誨亦坐事誅乃命蕭靈杜希望王昱等分道經界碎赤嶺碑希望

破吐蕃軍三萬昱以劍南兵入攻安戎城六蓬婆嶺吐蕃盡脫來攻昱大敗士死凡數萬吐蕃攻維州不得志遣使請和不許虜乃悉衆四十萬攻承風堡濊希銑破之又襲郭州攻振武軍皇甫惟明哥舒翰等破之俘其大酋是時吐蕃與蠻閤羅鳳聯兵攻瀘南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奸罔上自言破蠻衆六萬于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哥舒翰破洪濟大漠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實天保十二載也于是置神策軍于臨洮西澆河郡于積石西及宛秀軍

以實河曲後二年蘊毘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蘊毘疆部也是歲贊化死吐蕃遣使者修好而安祿山亂哥舒翰悉隴兵東守潼關而諸將各以所鎮兵討難始號行營留兵單弱邊備空虛故吐蕃得乘隙暴掠肅宗至德宗初取巂州故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修好遣給事中南巨川報聘然歲南侵取廓伯岷等州及河源漠門軍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譎姑務紓患乃詔宰相郭子儀蕭華裴遵慶與盟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城渭

等州明年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于是隴右地盡亡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吐蕃圍荆州破之降刺史高暉邊將告急是時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嫉忌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旣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出鎭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

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卒不知所爲出幸陜州官
吏六軍逃散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射生將王
獻忠擁四百騎脇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
子儀以兵送行在賜珙死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
宏爲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縱兵焚掠長安中蕭
然一空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棲山谷亂兵因相擄
鈔道路梗閉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州循山而東謂
王延昌曰六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從入
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太喜聽

命得四千人軍勢振子儀乃泣諭將士分其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陜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詔以子儀為西京

晉守自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圍鳳翔鎮西節度使馬璘將精騎千餘人赴難轉鬬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出戰单騎奮擊俘斬千計明日虜復請戰璘開城門以待虜引去日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犬戎犯闕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刼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踈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廷無一犯顔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

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十二月帝還長安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

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
相公再壞邪載銜是卿之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
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日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是歲陷松維保三州西川
節度使高適不能救于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于吐
蕃矣明年會僕固懷恩反自靈武遣其將范至誠任
敷合吐蕃吐谷渾攻邠州白孝德郭晞嬰壘守乃入
居奉天西子儀入奉天按軍不戰郭晞以銳士夜擣
其營取四將吐蕃引去圍涼州節度使楊志烈不能

能守跳保甘州而涼州亡永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懷恩不得志復導虜回紇黨項吐蕃等二十萬入寇永泰大曆間再遣使者來聘詔戶部尚書薛景山往報又詔宰相與吐蕃使者盟俄寇盧州靈州屯兵破之復略邠州馬璘洛元光等再破其衆天子以虜數入塞詔治守障徙當悉柘靜恭五州皆據險以守德宗即位以歲與虜幾亡獲相償謀綏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節歸其俘五百厚給衣褚切勅邊吏謹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

始聞未信使者入境乃感畏時乞立贊爲贊普卽發使者隨倫入朝又遣使獻方物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又請雲州西盡賀蘭山爲吐蕃境且引景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與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以獻爲進賜爲寄領或爲領之并約地于賀蘭其大相尚悉結嗜人以劍南之敗未報不助和議次相尚結贊有謀固請休兵贊普卒以結贊爲大相乃講好約盟境上帝又命宰相尚書與虜使盟

長安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詔遣使持節慰撫渾瑊用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于武亭州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畀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責舊約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償結贊莽羅等帛萬匹于是虜以爲怨貞元二年虜犯涇隴邠寧掠人畜敗田稼又攻鹽夏陷之天子以邊人殘波下詔避殿自責詔駱元光經略鹽夏虜得二州皆戍以兵乃自屯鳴沙然饋餉數困于是駱元光韓游瓌瀆塞而屯馬燧次石州跨河相犄角結贊懼屢請盟天子不

許乃卑辭厚賂乞和于燧燧以為請身入見天子結贊又使言若許盟當以鹽夏還又言清水盟大臣少故約易壞請悉遣宰臣元帥二十一人會盟并言靈鹽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外蕃所信請主盟帝使報結贊曰希全守靈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觀繼徙官以渾瑊為盟會使約五月盟清水使先放二州以驗虜信結贊辭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土棃樹乃歸二州天子從之瑊來受命拜崔漢衡兵部尚書以副瑊瑊率師二萬待期宰相議所盟地左神

[illegible]北馬有鄰建言土黎樹林脩巖阻兵易蹈伏不如平涼爽塏坦直且近涇緩急可保也乃盟平涼初馬燧爲之請也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渾瑊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上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西輔朕自擇代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遂以君牙爲鳳翔尹加晟大尉罷鎮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

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蹤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書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

光伏兵于營西遊環亦遣五百騎伏于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趨柘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千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于壇西遊騎貫穿虜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等六十人皆被執士死者五百生獲者千餘人瑊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

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明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柳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遣中使齋詔遺尚結贊不納而還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于是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及盟也將劫瑊全觀急以

發兵直趣京師既不克又欲掩瑊等擣虛入寇其謀本然既引去至故原州坐帳中見漢衡等慢言曰渾瑊戰武功我力也許裂地與我而自食其言乃今失之徒致公等無益也帝猶使中人齎詔書賜結贊拒不受獲馬燧之侄弇陽言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渡河掩之吾今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弇與宦官俱文珍等歸文珍具以聞帝果惡燧罷其軍職是二人者皆廢如尚結贊計其後西川節度

使韋臯計以爲南詔附吐蕃其益寡實變爲內基得南詔而吐蕃右臂可從斷也乃通西南夷而吐蕃數困于是虜料兵率三戶出一募西劍欲收嶲絕南詔通中國之路而臯督諸將分道出西山出平夷州出隴陁石門而蜀南詔最深入多克獲圍昆明維州而吐蕃大創文宗時李德裕出鎮蜀揚國威飭邊備示中國威信時吐蕃維州將悉怛謀服德裕威信請以城降德裕乃引師赴之定維州而牛僧孺當國詔切責令縛悉怛謀歸虜以示信德裕力爭之不能得維

州竟失至武宗時德裕既柄國乃上言維州距成都四百里據高山絕頂三面阻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東北踰蠶叢而下二百里乃無險走長川不二十里直吐蕃之牙與時所戍之以制虜者也初河隴盡沒維州獨在吐蕃潛以婦人嫁州門子者二十年生子男長大令夜開壘納兵因爲所陷號無憂城從此得并力西邊而無虞于南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皋欲經畧河湟以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而城堅完訖數年不拔毎以爲恨臣初鎭蜀揚國威緝邊備

州將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吐蕃合木棲鷄等城以失險遠迹可坐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不解何盟約之有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許爲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之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于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吐蕃帥所譏誚云既

以降彼何爲送來復以降人戮于境上忿行殘忍用固携貳至乃擲其嬰兒承以槍槊絕盡義之咨快仇讐之心從古而還所未嘗有雖時更一紀而蹟歷十年乞追褒忠魂各加褒賜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初太宗平薛仁杲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徙安西都護于龜茲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安西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積石置神策軍于臨洮西置燒河那于積石西置宛秀軍實河曲地極榆臺伊吾在所皆屯田積粟墳之乾元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

關軍鎮監牧皆淪沒而杜岐公佑著論言匈奴舉國之衆不能當漢一大郡故衛邊秉障而中國完安今瀧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吐蕃巳生聚數十萬家矣則夫復西集之饒使農夫趣利阨險屯田畜力爲復河湟之畫計之急者也憲宗覽天下輿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畧舊版章之盛未獲也以爲遺恨至宣宗之世而吐蕃國再世再亂唐師出而河湟盡復河隴高年千餘人見關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爭解辮髮易冠服因

部勞賜四道兵各有差詔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墾
藝貧民五歲租能田者爲給牛種戍者倍齎資商賈
往來邊者關鎮毋拘留兵欲墾田者與民同群臣請
上尊號帝推本憲宗遺烈下群臣議上順憲二廟謚
號焉

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中西南抵白蘭地數千
里有城郭不居也隨水草爲帳室東有靑海周八九
百里中有山須冰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
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

引項長鳴埋其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不病

高祖時李軌據涼州帝乃約其王慕容伏允和令擊軌自效而歸其質子在中國者太宗時伏允遣使者入朝未還即寇鄯州帝遣使讓且詔之伏允以疾為解而為子求婚覘帝意帝召子親迎亦稱疾有詔止婚是時伏允耄不治事其相天柱王用事拘行人貞觀九年詔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率突厥契苾兵擊之道宗破伏允于庫山俘斬四百伏允亡入磧燒野草疲唐兵故靖馬多飢道宗曰伯

漸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所在、方馬羸糧乏之難、自還、不如按軍鄯州、須馬壯圖之、君集曰不然、虜今破亡、軍無斥候、君臣相失、疾乘之可得志也、柏海雖遠可無患矣、靖曰善、分二軍、靖與張亮薛萬均以一軍趣北出其右、君集道宗以一軍走西出其左、靖將薩孤吳仁以輕騎戰曼都山、斬名王、獲五百級、諸將戰牛心堆、戰赤水源、獲將、氣咸奮、伏允欲走于闐、萬均督銳騎追亡數百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馬飲其血、盛夏降霜、士糜冰、馬秣霜、達柏海上、左右軍

會于大非川而谷順自爲質子歸失位欲以功自結天子乃斬天柱降伏允道積中窮自經死國人立順而稱臣內附焉

焉耆王龍突騎支貞觀中使來朝與高昌爲怨侯君集討高昌來助師已西突厥屈利啜爲弟娶突騎支女相結約爲輔車不朝貢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會王弟栗婆準等三人降帝命孝恪爲西川道總管出銀山道以栗婆準等爲鄉導擊之焉耆城郭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遶焉恃固不爲虞孝恪倍道絕水

[illegible]夜傳堞進躁譟而登、唐兵縱、國人擾敗、執突騎支以來、以栗婆準攝國、屈利啜以其兵來救、孝恪旋師三日矣、屈利啜怒、囚栗婆準、更立王[illegible]帝曰、焉耆我所下、汝乃擅廢立之、復立栗婆準、而從兄薛婆阿那支自爲王、執栗婆準獻龜茲、殺之、

龜茲東距京師亦七千里而贏、橫千里、縱六百里、高祖時來朝、貞觀四年獻馬、後臣事西突厥、已帝怒其佐焉耆殺栗婆準也、議討之、是夜月食昴、帝曰、月陰精、主刑、昴星胡也、以阿史那社爾爲崑丘道行軍大

總管契苾何力䂓之發鐵勒十三部兵十萬討之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子也契苾何爲鐵勒部酋皆事唐忠力帝以突厥將習狄事用攻狄而焉耆所立阿那支奔龜茲東境與將角王師社爾分軍爲五道襲俘之數其罪斬以示龜茲龜茲大恐社爾進次石磧去王城三百里而軍先遣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至多褐嶺之與其王訶黎布失畢遌合戰威僞北王見威兵少易與也麾而進威還與大軍合還復戰大破之追奔八十里圍王城王引突騎西走城遂拔

社爾令郭孝恪居守王城而自以精騎躡教之甚相那利跳身遁以西突厥并國人萬餘襲王城孝恪及其子戰死倉部郎中崔義起募兵戰城中右驍衛將軍曹繼叔助擊再破之獲那利當是時西域震恐長史薛萬備言于社爾請得假輕騎羈于闐王以來至于闐于闐王伏闍信隨使者以朝是役也社爾破大城五降小城七百餘乃立突騎支弟婆伽利爲焉耆王立希失畢弟爲龜茲王置焉耆都督府勒石紀功而還帝受俘紫微殿其國王相而下拜衛郎將有差

高昌直京師七千里而遥、橫八百里、縱五百里、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勝兵萬人、土沃麥禾皆再熟、武德初、高昌王麴文泰立、來告世、貞觀中來朝、禮遇甚厚、賜國姓、封其妻隋宇文氏女爲常樂公主、西域諸國聞之、皆請遣使從獻、見魏徵諫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頓不能具、今附之以諸國、則瀕塞州縣以乏之供張、致譏者必多、彼以商賈來、則邊人交利、若賓客之、則中國蕭然耗矣、光武所謂不以蠻夷靡敝中國也、事乃止、久之、文泰頗驁縱、遏絶西域朝貢、及拘

曰、中國人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請之、帝遣使問狀、文泰自以爲去唐遠、中國師不至、反唇曰、鷹飛于天、雉伏于蒿、貓遊于堂、鼠噍于穴、何渠不自能生邪、薛延陀請使爲鄉導、帝猶與文泰游過、復下璽書示禍福徵之、詭不至、遣侯君集爲交河大總管、薛萬均副、將兵擊之、文泰謂國人曰、我至唐、去我七千里、中沙磧居二千里、兵多則糧乏、我固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唐奏隴北城邑蕭條、非隋比、今伐我、安能致大軍乎、及聞唐兵臨磧口、乃憂悸發疾卒

將謂諸將請襲之。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討之。今襲人于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既葬。鼓行進詣。朝攻之。午而克。智盛出降。分兵略地。下二十二城。帝欲以為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誅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存其社稷。撫其百姓。立其子。君之威德被遐荒矣。若以為州縣。當復遣兵戍守。數年一易。死者十三四。居貲行送。勞費不貲。十年之後。隴右必敝。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為中國用。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褚遂良亦言曰。聖王為治。先華夏

而殺吏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頼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徙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敝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

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誅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太宗弗聽終以服四夷自熹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于交河城之讁死罪囚實焉其後數爲西突厥所寇帝始悔不用徵遂良之言

高麗本扶餘別種也其南瀕海距新羅百濟西北跨遼水接營州北涉靺鞨國于平壤平壤漢樂浪郡也隋煬帝大興師伐之不克而難作武德初入獻見貞

觀中入貨即位詔廣州司馬長孫師往臨瘞隋戰士毀高麗所立者京觀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大德欲知山川風俗入其境以綾綺遣其守吏得觀遊見中國人隋末沒高麗者問親戚存沒大德勞苦之咸涕泣相告徧郊野以盡得其山川形勝阨塞歸具以聞帝曰高麗本四郡地徵兵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彫瘵未復不欲勞之然自是有平遼海之意也

巳蓋蘇文殺其王建武立王藏而自爲莫支離莫支離者唐言中書令也實柄國且主兵太宗謂廷臣曰

蓋蘇文弒君攘國朕力能致討然無爲勞人爲矣房
玄齡曰幸甚天下全盛士馬力有餘而能戢不用此
所謂止戈爲武武之大者也長孫無忌曰蓋蘇文知
罪大畏討備必嚴陛下爲之遲回隱覆彼自寬備更
驕縱討未晚也帝曰善于是遣使持節册藏爲遼東
郡王然是時天下平兵不用而天子因善用兵頗自
憙會高麗伐新羅新羅遣使請歸命天子爲下璽書
讓高麗而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冦新羅乘釁侵我地
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奬曰遼東諸

域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玄奬還言其狀太宗曰蓋蘇文弒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讋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太宗曰然此誠徵之失于是下詔親征帝召長安耆老面見勞之曰遼東故中

國地而蓋蘇文賊弒其主不道朕將親討之今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行者我能拊循之無多憂出布粟賜焉郡臣皆勸帝毋親行褚遂良疏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杖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太宗不聽房玄齡留守京師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爲老

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

且不朽帝曰吾知之去本而逐末捨高以圖下釋近
而謀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已顧其國苦塗炭之日
久不可以不救于是以張亮為平壤道行營大總管
常何左難當副之募江吳京洛兵四萬浮海趨平壤
以李勣為遼東道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帥騎士
六萬趨遼東又發奚契丹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會
詔所過營頓毋增餙上食毋豐惟水可涉者毋橋梁
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朕昔提戈撥
亂無盈月之儲猶所向風靡今幸家給人足恐勞于

轉餽故驅牛羊以食軍毋勤民十九年次定州帝親坐城門以度兵人人慰薦疾病者親視之敕在所州縣治療而天子身屬槖房兩韉于鞍示先勞四月濟遼水大饗士張儉幽州之道詔長孫無忌誓師引而東世勣軍柳城揚言出懷遠鎭而潜師趣甬道出玄菟拔蓋牟城城戍卒請從軍自效帝曰汝從軍高麗必族汝家吾不忍也皆廩賜而遣以其城爲蓋州進薄遼東渡遼水帝令士卒浮梯以濟既渡而徹之曰無所往矣當畢力取此矣薄馬首山而營遂克遼東以

其地爲遼州進降白巖攻安市城高麗北部薩延壽帥兵十五萬來援或謂之曰吾聞中國大亂豪雄並奮秦王内芟群雄外誅戎狄立爲帝此命世之才今舉中國之衆自來殆不可敵也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兵斷其軍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取也延壽不從引軍距安市里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猶恐其不至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騎嘗之兵始交而北延壽喜曰易與耳進一舍北山麓而陳軍亘四十里命世勣將步騎萬

五千陳西嶺以當賊、長孫無忌將精卒萬人自山北由狹谷擣之、帝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登北山、敕諸軍聞鼓角而縱、張屋朔堂曰、明日中納降虜于此矣、是夜流星墜延壽營、旦日虜見世勣軍鏃少、卻前戰久之、無忌軍從後起、巳鼓角作、旗舉而諸軍四合、虜大潰、延壽勒餘衆負山自固、無忌世勣合圍之、徹州梁以斷歸路、延壽等窮蹙、舉衆前乞降、膝行入轅門、泥首請命、帝笑曰、若固敢與天子戰乎、料其酋三千人悉官之、高麗大駭、黃城銀城皆自拔

屯去名所駐山曰駐蹕山勒石紀功焉當是時張亮亦已帥舟師渡海拔卑沙城破高麗兵抵建安矣帝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寡出不意攻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矣此所謂城有所不攻也對曰建安在安市北吾軍糧乃在遼東今踰安市攻建安而賊斷吾運道將若何高延壽請曰烏骨城主耄矣計不能堅守請移兵臨之烏骨破餘小城望風潰矣然後收其資鼓行而前可必克也羣臣亦請召張亮會師拔烏渡鴨綠水取平壤長孫無

忌以爲天子親征與諸將異趣不當乘危向烏骨恐建安新城之議吾後也不如先攻建安然後進乃止攻攻安市者六旬不能下而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復留振旅還安市城主登陴再拜辭帝嘉其固守賜縑帛百匹日以勵事君是役也拔高麗城十斬首四萬而戰士死者裁千餘馬死者十七八然竟不能下遼左帝惘惘以爲憾至營州祭戰亡士卒帝臨哭甚哀從臣皆流涕慨然曰魏玄成在者吾無此行矣遣使祀魏文貞公徵復立所仆碑蓋其擲也贖諸

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令得相依聚方帝在白巖時與諸將行凭高以觀師江夏王道恭曰高麗傾國拒王師平壤之守必據願假臣精卒五千人出不意薄之覆其根本此可不戰而降也帝默不應比還師怏怏召大將軍靖問之曰吾以天下之衆困于小夷于法何失也靖曰此江夏所解帝顧問道恭道恭具陳前在白巖時乘虛語帝憮然曰有之時匆匆方有思因忽不圖明年高麗遣使來謝罪詔勿受詔劍南大治船萊州儲糧械三山浦越治大艎以待事會帝

麗而罷後二年高宗已平百濟欲親征蔚州刺史李
君球言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
平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明王重行
之也憂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
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
好戰不已至于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漢
武遠討朔方殆乎萬里廣招南海分為八郡終于戶
口減半國用空虛至于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
失彼高麗者遐荒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

以彰聖化、棄其人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乎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爲人父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府庫有限之貲、貪其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既滅、即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疲于轉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愁則天下敗矣、天下既敗、陛下何以自生、故臣以爲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會武后苦邀畱而止、命兵尚書任雅相統三十六軍將擊之、蘇定方破洱州、圍平壤、契苾何力乘兵合渡鴨綠

本部其軍大破之會別將壁蛇水軍沒詔班師乾封初蓋蘇文死諸子交怨相攻而國亂命李勣爲遼東大總管將諸軍伐之侍御史賈言忠自遼東使還帝問克乎對曰必克帝曰先帝及隋親征之而不克何也對曰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散也先帝東征而不全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虜兄弟鬩墻爲我鄉導虜之情僞畢知之矣又將武士力故曰必克且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王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而勣年適八十虜方薦饑地發裂

人相掠賣狼狐入城蚡穴于門役不再舉在此行也
已而高麗平師還詔獻王藏等于昭陵具軍容奏凱
入獻太廟帝受俘含元殿祀南郊告功分高麗爲九
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統焉
亞拱中封藏孫寶元朝鮮王不之國聖曆初以藏子
德武爲安東都督遣行因復有國元和末遣使者獻
見貢樂工云

百濟扶餘別種也直京師東六千里而贏國濱海西
界越州南界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新羅新羅

漢樂浪地、武德初百濟王扶餘璋遣使來獻、後與高麗新羅數相侵、太宗賜璽書曰、新羅朕蕃臣王鄰國也、聞數相侵暴、已詔高麗新羅申和、王宜忘前怨、與之更始、王璋奉表謝、然兵亦不爲止、扶餘璋死、子義慈與高麗連和伐新羅、新羅告急、遣使齎詔書諭解之、聞天子討高麗未克也、不受命、高宗詔義慈曰、海東三國地犬牙比、爭侵無寧歲、新羅歸窮于朕、昔齊桓一諸侯、尚能存三亡國、況朕萬方主耶、王所兼城邑還新羅、不如詔者、任王決戰、無後悔、又不聽、乃命

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神丘道行軍大總管、率左將軍發新羅兵討之、自城山濟海百濟守熊津定方縱擊大破之、王師乘潮進趨眞都城一舍止虜悉衆拒復破之、義慈挾其太子隆走北鄙、定方趨圍之、其子泰自立率衆守眞都、義慈孫文思曰王大子固在叔自王、若唐兵解、如我父子何與左右縋而出民皆從泰不能止、定方令士趨堞上立唐幟而泰降、百濟平、析其國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酋郎將劉仁願守百濟、王文度督熊津鎮之而還、文度渡

海卒百濟故將福信聚衆據周留城迎故王子豐立之圍仁願詔仁軌爲帶方州刺史將文度之衆發新羅兵救之仁軌請庭曆反廟諱以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頒大唐正朔于海表所向皆下會新羅以糧盡引還福信勢益張仁軌衆少會擊高麗軍不克還救班師仁軌以爲如此則百濟餘燼與高麗逋冠通將盪平無時乃守便宜乘百濟怠無備擊破之拔眞峴等數城請益兵詔熊津都督孫仁師將發淄青萊海兵七千人赴之當是時百濟王豐猜福信專横殺之遣

使請高麗倭乞師以拒唐矣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
衝請先攻仁軌曰不然周留城虜之巢穴也克周留
即諸城自下先林城而不克者兵頓矣于是勒水陸
並進擊周留遇倭兵白江口四戰破之百濟奪氣于
是其王豐及高麗王子忠勝等皆指軍降惟任存城
不下仁軌即使百濟人黑齒常之沙吒相如各將其
衆取之仁師曰此禽獸心何可信仁軌曰吾觀二人
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宜及其感激願力效之將用
之不可疑也給糧仗而遣遂拔任存城詔留仁軌鎮

百濟召仁師仁願還仁軌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橋道補堤堰課耕桑賑貧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于百城百濟大悅然後修屯田備糧糗訓士卒以圖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問之曰卿武人所奏事動合機宜何能如是仁願曰皆仁軌所爲也帝悅加仁軌六階遣使勞勉西臺侍郎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明年冬仁軌上書言戍兵疲羸思西歸臣問之曰往百姓應募請自辦衣糧何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

日官府與曩異、曩没王事者、敕使弔祭、追贈官回授子弟、凡度遼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來度海者、官不紀錄、死者無誰何、州縣發兵、壯而富者行錢得免、弱貧者被發、海東苦戰時、許以勳賞、後旋以法禁追奪、無以自存、又初發時、惟令齎一年裝、今垂二年未有還期、士困弊如此、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恐立效無日、帝深納其言、遣劉仁願將兵渡海、戍熊津、且徵仁軌還、仁軌言、舊兵當令放還、辦具、乃後還、軍將宜留、未可歸也、仁願曰、吾前自還

海西遭讒謗云誅據海東幾及禍吾惟知準敕行豈敢擅哉仁軌曰苟利于國皇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請留鎮從之以扶餘隆爲熊津都尉使招集其餘衆又明年乃還後高麗平天子以王藏爲朝鮮王遣歸遼東扶餘隆爲帶方王亦遣歸百濟務安輯都護府于新城以統之藏至遼東謀叛召還徙邛州而死百濟舊城沒于新羅衆散隆亦不敢還故地而高氏扶餘氏遂亡

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其君長曰詔其先有

六詔蒙舍詔在諸部最南稱南詔云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通大秦及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外有六節度曰弄棟曰永昌曰銀生曰劍川曰拓東曰麗水有二都督曰會川通海高宗時入貢以破洱蠻功册爲雲南王徙治太和當是時蜀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卒積死刺史張柬之疏曰臣按姚州古哀牢之舊國域土荒外山阻水深自生人來不與中國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

内屬詔置永昌郡以統之而收其鹽布氊罽之饒而奇珍異寶歲時之貢不關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産入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繇此言之則前代所爲置郡者以其爲利頗深也今其地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于戎行寶貨之資不輸于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滄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滄爲他人蓋譏

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遠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于千里之外于國家無絲髮之利直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不留戍兵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必生留兵運粮爲患滋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綱紀期于平定足矣今姚府置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且縱且擒之技

唯務詭詐恣情割剝貪婪劫掠積以爲常折支諂笑取媚渠酋拜跪趨伏無復慚恥其爲中國辱不細自龍朔中置州以來長吏數爲群蠻所殺朝廷遣將討擊應時破敗其州遂廢垂拱南置瀘南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蜀以煩費迄于今不息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之言至是驗矣且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俗防奸而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無恥無厭敗謬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

使隷嶲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廢瀘南鎮于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道增嶲府兵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便武后廷拱時方謀開蜀山繇雅州道剪生羌因以襲吐蕃左拾遺陳子昂上書以七驗諫上之曰臣聞亂生必繇怨起雅州邊羌自有國以來未嘗一日為盜今且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搆矣此一事也且吐蕃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爾來向

十餘戰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十二
矣國家徃以薛仁貴郭侍封爲越武之將辱十萬衆
于大非之川一甲不歸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爲廊廟
之宰辱十八萬衆于青海之澤身爲囚虜今乃欲以
李虔一爲將驅鎖頷之兵將攤吐蕃臣竊憂之而爲
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
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爲不
兼寶邑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埋金
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

通谷棧褒斜置道于秦自是險阻不闗山谷不閉張
儀踰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賓邑滅至今蜀爲
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夫吐蕃蹋虜愛蜀之珍
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
絕而障隘之不通也今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
亡之種爲鄉導以攻之是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
蜀以遺之此四事也竊觀蜀之西南一都會國家之
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
以兼濟中國今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身西羌得西

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無益聖德又恐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者也今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恐未見羌戎已有奸盗在其中矣往益州長史李崇貞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貞賦錢已計巨萬矣今烏知不有奸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爲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尫劣

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如此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爲羌夷所橫暴不及百年蜀爲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䟽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人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中兵也今乃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况當今山東飢饉

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際、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自古國亡家敗未有不爲黷兵者、故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長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開元末、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多忿少方略、雲南太守張虔陁多求丐而閤羅鳳反攻虔陁殺之、明年仲通自將出戍巂州大敗、閤羅鳳斂戢晢爲京觀、遂北臣吐蕃而揭碑國門、言我上世世世奉中國、累封賞、以吏侮窘至此、後子孫

歸、唐使者至可指碑澡被吾罪也、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十萬、使侍御史李宓將討之、敗績太和城、死者十八、國忠匿不以聞、亦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得取嶲州會同軍之地、德宗時、劍南節度使韋皋、撫諸蠻有威惠、異牟尋乃使使遺皋書、願竭誠自新、歸皋撫納宣天子恩意、與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沉西洱水、一置祖廟、一進天子、乃發兵攻吐蕃大破之、來獻俘、册爲南詔王、王請入質子、皐辭、請盡譴請成都受學、而歲出師助攻吐蕃、

自是奉職貢如初、穆宗時、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而南詔復盜邊、大小時、安南經畧使李琢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諸夷恚不堪、結南詔攻陷都護府、而南詔益慢然、朝貢猶歲至、宣宗時、遂僭大號、稱大禮國、命安南湖南經界使蔡襲、發諸道兵二萬、爲屯防、而左庶子蔡京經制嶺南、忌其功、沮壞之、南詔攻交阯、襲請濟師不至、力竭死、于是南詔陷交阯、所殺虜十五萬、詔授康承訓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諸道兵五萬以行、承訓至邕州、南詔入而玩不設備、五道八

千人皆沒懼不知所爲副使李行素帥衆治濠柵甫畢而蠻軍四合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力爭者數四方夜縋城散燒南詔營斬五百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騰告捷加簡較右僕射子弟親昵皆奏功而燒營小校不遷級軍中怨怒以高駢代之駢伐南詔數有功而監軍李維周上書言駢玩寇不進帝怒詔王晏權代將是時駢大破南詔圍交趾城且下矣會得王晏權牒委軍去先是駢遣小較曾袞奏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從東來問之

日新經畧使與監軍來也衮意維周必且奪其表乃潛匿海島間維周去乃徑走京師上之詔加駢簡較工尚書還復鎮時旻權闒懦維周内險諸將不爲用駢至督勵將士竟攻破克之而南蠻復平置静海軍于安南以駢爲節度使自南詔爲邉患二十年中國虚耗徐州戍卒龐勛者戍桂林久不代乘思歸衆爲亂勛誅黃巢復起兵不解而唐亡蓋自廣德建中間吐蕃兩飲馬于岷江常以南詔爲前鋒其衆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遇鬬如

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蝟皆折刃失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沒死者日衆卽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詰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韋皐鑿青溪道以和群蠻俾躡蜀而貢又擇群蠻子弟聚于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絶其來則其學于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蜀邑土風山川要害是啓戎資而誨盜以策也文帝三年南巢果能大入城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

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群聚因緣刼殺官不能禁繇是西屬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群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伺其習于蜀者伺逆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間蜀之細民苦于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群蠻此舉大剏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綴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况

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拔戟而鬬耶加以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餉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肯殊死而力戰乎然則為國計者孰若度其要害按其壁壘俾守臣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于郡則易為役卒出于邊則習其險而又各于其部繇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邊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以覘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

官無餽餉之費奸吏無因緣之道兵足食給又何隙哉此北狄備禦也策可施行者使舉而用之寧醜禍如此其甚且大哉

蓋嘗總而論之突厥當周隋之際最爲强甚方後周北齊相距爭求助于突厥常抑二國之輕重以得大利至隋開皇中天下一統始漸臣服及大業末隋政亂而西北盜起爭引突厥爲助雖高祖太宗亦不免資以爲名以此突厥復强與漢匈奴無異然而冒頓承三代千餘年諸胡將一之際正是匈奴始强之時

平能爲中國患。諜臣猛將。皆莫敢亢。突厥雖强。乃淪將衰之勢。故太宗不勞重兵。不煩累戰。而其國天變見于上。人心叛于下。分離潰散。不內屬中國。則北附薛延陀。突厥竟以亡。豈太宗之兵威果勝哉。亦豈李靖李勣爲將。果俱奮勇哉。盖中國自西晋之亂。向時衣冠禮樂之境。犬羊十居其九。如此數百年。當是時。乃是天道囬轉。復還中國。此突厥之所以亡。乃天亡也。太宗不知此意。反以爲秦皇漢武。窮極兵革。不能致其要領。而吾一旦得之。遂以爲功高前世。嘗罰嚴

尤謂禦戎無上策今朕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又言朕用魏徵力行仁義元年水二年旱蝗民雖東西就食未嘗恣怨三年關中大熟米斗三錢是時突厥來降蠻夷君長悉帶刀宿衛不知直偶然耳卽使君臣立行仁義亦烏能效捷如此哉是知太宗所恃以爲國本者甚輕因而斥大邊境破薛延陀滅高昌吐谷渾其他如龜玆焉耆窮塞之外邊蠻小寇稍有不從則選將用兵俘取其君長蓋秦始漢武猶是肆爲無道快意用兵若太宗則直云朕行仁義

其所以征伐夷狄皆是仁義之師此所以夸矜而志意雄也抑豈如仁義必世百年而後見其功豈爲且暮用兵之名耶且太宗明達見隋之所以失與已之所以得本因高麗之故嘗懲艾前事絕迹息意不敢復言就使高麗奉其土地人民請命于唐亦嘗如漢光武閉玉關謝西域何者覆車之轍深可畏也然太宗之志反以煬帝爲不能克在我之時不當有此事遂至晚年猶爲此行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服嗣因士馬盛強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

之不遺後世憂也乎與哉夫人君之有一國譬如人之有一身其小大肥瘠各有天性如欲增大而附益之非爲癰則瘦矣其益不已則死矣今勞中國而貪四夷是欲癰與瘦也其所以累子孫而爲後世患莫大焉反以爲不憂乎太宗聰明英武自其潛歲征伐無不如志故其即位猶善驅馳海外鞭撻四夷征于常態故也且以唐考之西極葱嶺東至高麗南界眞臘北極大漠其土地亦大矣然卒得以服而有之者幾何時哉干戈未定而大戎內與邊將外侮兩都

不守萬乘播奔肅宗號爲中興而大盜劇賊自擅境土近在宇下是其心腹且不能自有而區區取高麗以爲不遺後世憂甚矣思之過而討之失也高麗旣敗舉國大駭後黄城銀城皆拔遁去百里無復人烟帝驛書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然則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强也本其少時奮于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旣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抵腕踊躍喜下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

中和以養其氣始于勇敢終于勇敢而已矣記曰新
貴于勇敢强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
用之于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戰勝
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太宗于天下無事不知
用之于禮義而徒以戰勝爲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
而較勝于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爲功矜其智能夸示
臣下其欲不亦小哉初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
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貯粮磧口以賑之大
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根本四夷如枝葉

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根本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况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如自立君長求内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及武后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愁若狄仁傑上書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于夏殷者也詩

人矜薄伐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畧吏民。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冦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繇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

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方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于遠方

州中兵丁塞上、則歷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然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而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校長短哉、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憲宗時、党項陰導吐蕃爲亂、諸將邀功請討之、杜祐以爲無良邊臣、有爲而亂、即上疏曰、昔周宣中興、獫狁爲害、追之太原

及境而止不欲斃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謫戍葢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耶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鎮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夷狄北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繇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監

戎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擾利其善馬子女斂求繇役遂致叛亡與北敵西戎相誘益邊儔日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畧也今戎醜方强邊備未實誠宜愼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華其奸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吉哉皆内寧之良圖而自安之至計也然征于開創常勝之勢終唐世以忽近圖遠爲務玄宗不能改轍且

荒拓䟎并有加焉卒使吐蕃回紇之迹交于中國而大中之世雖河湟盡復竟釀衅于南詔以致亂亡豈非大易喪羊于易之所戒哉